

淵鑑類函

卷二百十五之卷二百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設官部五十五

督郵 功曹 錄事參軍 司理
諸曹參軍 五官掾 經學博士

中正 上計 孝廉 秀才
同知 附 判官 附 吏目 附

增 知州

督郵一

原 杜氏通典曰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

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後漢歐陽歙

汝南舊俗十月鄉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宴飲臨饗禮

異歛教曰西部督郵縣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

於朝主簿讀教訖功曹郵憚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造謝於天案延資性貪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股

肱以直從曲臣憚敢再拜奉觥歛慚不知所言門下掾

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歛

曰寶歛之罪也敬受觥揮免冠謝遂不宴而罷陳球

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過督郵

設官部

督郵

令逐球督郵不方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之

唐以後

無

督郵二

原所舉應法

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為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

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也

太守竒其對

書

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悉召故吏令有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起曰文武兼備惟所施用遂召上辭

問甚竒其對

歎如良鷹

東觀漢記云補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

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遷入新野界令聞

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

太守竒其才

張

漢記云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

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
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
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
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
也

褚禧稱史

陳留者舊傳云褚禧兼部督
郵書史與太守以下俱稱史

成嚴霜

之誅

漢書云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
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

以成嚴霜之誅擢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
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釋季寶曰其次文曰豺

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按師古云渠讀曰
詎詎豈也又云印讀曰仰仰頭而對也 郡縣斂手

干寶搜神記云諫輔新都人為郡
督郵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焉 御史貸罪 東觀漢

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廷為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

其園陵樹築皆諳其數組豆犧牲頗曉其理帝善之勅
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答以為罪在督郵 為耳目 謝承
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 後漢

設官部

卷之二

督郵

一

書云蔣崇為北海相督郵缺更選功曹吏徐蒙曰無可為者唯功曹耳崇遂署蒙遣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目

也 為視聽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會稽中書部督郵亭長受民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調還府不

考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到對曰督郵受任中書部當奉繩千里為視聽云云

政舉大綱

又

意為會稽督郵對太守曰夫千里立政但當舉大綱對太守曰夫千里立政

明政化之本

司馬彪續漢書云鍾離意仕部為督郵亭長有受雞酒者府下記案考之意以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

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凡闕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鍾離不冠

鍾離意別傳云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署意中書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入家

至賜醫

文公不受一食

謝承後漢書云聞人統字文公昔為郡督郵家貧無馬行

則負擔卧則無被連膺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食之饋

馬融無留事

馬融長笛賦序云融既博

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

孟博賊直六十

先賢

傳云范滂被詰受賍滂曰為北部

督郵有記囊若為賍直六十耳

許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

號曰輶車

王隱晉書曰

車鄉里號曰輶車督郵

陳頽獲隱匿

功曹一

原杜氏通典曰按功曹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滂外甥李頌為

鄉曲所棄中官以頌請資滂以非其人不可召資遷怒捶

書佐佐曰寧受笞死滂不可違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

不歸怨乃指滂所用謂之范黨又許劭字子將為部

功曹于將正執機衡允齊風俗歷代皆同

郡功曹後位至司徒又劉毅字仲雄陽平太守杜恕

逼舉為功曹月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

功曹不聞杜府君決錄曰孫晨北齊諸州有功曹

為功曹十月有藁一束暮卧其中

設官部

叅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曹爲名者改曰司煬帝罷
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叅軍開元初京尹
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叅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叅
軍今掌官園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
之事 宋以後無

功曹二

原爲主吏

作朝右

漢書云蕭何以文母害爲沛主吏
掾孟康注云主吏則功曹是也

又東晉謝功曹賤云忝
私前旨竊作朝右云云

好人倫

尚仁義

蜀志云龐
統爲郡功

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
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
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
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 汝南先

賢傳云王威為汝南郡功曹政尚仁義

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

東觀漢記云趙

勤為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高士傳云法真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

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

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顯以三牒召以十命晉書曰

吳達合門大小一十三人亡備情三年內成七墓十三棺太守張崇之嘉其節操召為功曹顯以三牒之命羔

雁之禮華陽國志曰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竟入獄咸乃

釋之陳蕃設榻藥巴入壁後漢書載徐穉傳云陳蕃

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神仙傳云藥巴少而好道不脩俗事時太

守躬詣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乎坐却入壁中去

再冉如雲氣之狀頃更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入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

設官部 功曹

臧洪奇士

任旭真人

魏志云臧洪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起見魏謂超曰聞弟為郡守

政教恩威不由已出動任臧洪者何人起曰洪才畧智數優超超其愛之海內奇士也逸因見洪與語大異

之晉書云任旭臨海人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

送秀歎曰任功曹真人也陳禪舉善薛勤拔賢後漢

吾違其謹言以至於此陳禪舉善黜惡為宗資主諾成瑨

書云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宗資主諾成瑨

邦內所畏汝南先賢傳云云宗資主諾成瑨

坐嘯後漢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

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李壽薦異行許劭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周章絕馬鞅鮑永拔

進賢才李壽詳謝承後漢書周章絕馬鞅鮑永拔

佩刀後漢書云周章初仕郡功曹時寶憲封冠軍侯就

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退就藩國禍福

難量明府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

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多以交

關得罪太守倖免又曰鮑永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

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遂駕

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下

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鍾皓之薦陳寔任以代已吳粲之選

謝譚舉乃得人漢鍾皓潁川人為郡功曹命辟司徒府

吳粲為會稽守苟非三語之才則忝六聯之首詳

舉謝譚為功曹氏六衆吏之師不撓之節論衡云變復之象謂虎

也功曹衆吏之師虎諸獸之雄會稽典錄云魏朗從

太守行春寢於閣外感時志激中夜長嘆府君朝問昨

戴息者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

之志轉功曹佐正旦與掾吏上朝時功曹吏顧翕被裘

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翕不敬勃卒撤去翕患而不

聽以手殿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曰明當

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當職割斷改操飭行汶

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功曹

設官部

先賢傳云王渙字稚子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

避豪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對曰

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後漢

許劭字子將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

將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滎陽令

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令

許子將見遂才識簡覈清濁異流後漢王常為汝

以單車歸里章朝右簡覈人才委功曹陳蕃云云詳錄事參

軍汝南先賢傳云范滂為郡功曹詳見後編署

黃堂

圖形明堂

謝承後漢書云郭丹字少卿太守杜

去詩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

德勅以丹書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邵氏家傳邵疇為

會稽功曹詔郡馮勤高能岑暝高才後漢馮勤初

縣圖形明堂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山松後漢書曰岑暝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

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

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探威嚴聞暝高名請為功

曹

幼陵公正

子陵清正

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郡功曹云云

第五頡字子陵

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華茂為功曹衣不周身

謝承後漢書周

不義掃迹

姦吏引去

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

資聞其名請署功

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

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

節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

必以禮郡命為功

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

府君貴其

名太守善用士

會稽典錄魏徵仕郡為功曹府君貴其名

後漢書云成瑨為南陽太守

士善用

孫紹廊廟才

庾袞非常士

吳錄云孫紹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

稱紹有廊廟才後為相

穎川太守徵為功

曹袞服

造役之衣杖錘荷斧不俟駕

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

徒行入郡將命者

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

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體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

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疑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陳

設官部

功曹

功曹

矯深相敬友

虞翻待以交友

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深相敬

友云云 吳志虞翻傳云翻歸孫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昨日功曹今

為郡將

善則稱君惡則稱已

魏畧張時河東人為京兆太守杜畿功曹畿遷

河東太守揖時曰昨為功曹今為郡將也 陳寔別傳

云陳寔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

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從外署倫從之

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

至傳舍倫語眾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此咎由故人畏

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已也聞者咸歎息

錄事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錄事參軍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

也掌總錄眾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

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

後漢王常字敬

伯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
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繆有辭教郡內稱理又王隋
允字子師仕郡為主簿晉陶侃丘法祖等並為之

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

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

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

監印給紙筆之事

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
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

禮尊其
任也

增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

不盡置也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

請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慶曆二年河東河西陝西諸

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難去處錄事

設官部

卷五百四十一

錄事參軍

叅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尚書
省言州建六曹叅軍叅軍之稱起於行軍之際恐不當
襲錄事叅軍欲改爲司錄奉旨改爲掾建炎初復舊名
錄事掌州縣庶務糾諸曹稽違乾道中汪大猷申請依
司理例不兼他職從之 元明制詳總載

錄事叅軍二

原徒勞

能任

白帖云梁諫言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又前趙錄云劉聰字元明年十四充通

經史時有太守郭頤辟爲郡主簿吏
歌曰我有賢后能任元明政理人殷

舉王渙

轉君

章

益都太守陳寵以功曹王渙簡核舉爲主簿
傳云舍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爲湘中之琳瑯

羅舍

自江夏從
事轉主簿

千里之姿

一府之望

三輔決錄云韋康
成字元將年十五

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千

里駒也世說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

為一府排閣入諫踰城告急謝承後漢書云先震

史表叔穉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閣罰之眾皆悚懼震

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乃故御史珍之孫何為苛罰

脫有奄忽如何遂釋之魏志龐涓傳云太守徐楫請

消為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

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

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城邑已陷楫死涓乃收斂楫

喪送還本郡行易雄對賊尹方變名晉中興書曰

服三年乃還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

設官部

流口東觀漢記云須誦為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

流血口出齒獲免廣陵列士傳云劉雋為郡主簿

乃變名報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椽口出齒叩頭

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浦尹方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

年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方

初如是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又黃

賊怒叱使牽雄並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呼問之雄對如

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

乃變名報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椽口出齒叩頭

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浦尹方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

年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方

初如是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又黃

郡將為賊所得焉乃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號呼抱
持不買賊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劔厲聲 舉觴辭墓 陳留耆舊傳云戴斌為郡主簿送

劔厲聲曰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納之

謝承後漢書云公孫瓚為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繼車

被逮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

徒養御魚到洛陽太守當從日南瓚具豚酒於北印山

泣辭母墓辭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太守遭事當

送日南日南多瘴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庶幾悲泣

再拜而去既行於 **增** 與好官 活平民 唐書云韋宙

道得赦瓚乃還 府司錄參軍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宙政事卓然謂宰

相曰丹有子否因以宙對帝曰可與好官 宋史曰邵

華推進士第遷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

性得率蒙昧部民張導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悉置於

死獄已具華察其枉不署贖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

導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後獲正盜導豐等

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華代還太宗謂曰爾能活

我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

留

綱米

撤相門

宋史曰洪皓宣和間為秀州司錄大水

損直以糶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

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

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

佛子元史胡長孺字汲仲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

有司強起之移建昌教授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程

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焰薰灼即違法人不敢呵問其樹

外門侵官道長屬官得益友同僚有詩人宋史曰

孺亟命撤之屬官得益友同僚有詩人宋史曰

之翰舉進士及第遷知翼城縣杜衍辭為永興司錄凡

吏治繼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

不復以小事屬甫嘗曰吾辭屬官得益友焉合辭事

類曰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

不歸明曰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

山色不如歸興濃乖崖驚謝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

吾不知因

殿最升降

誼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戴

留而薦之政重其言又宋葉顥調建州錄事參軍建

參軍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一以殿最升降則

人知勸執政重其言又宋葉顥調建州錄事參軍建

設官部

州監頁白卷一百一十五

錄事參軍

一

俗狠而喜訟積年不得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顯原情誦律必得平亭旁郡民間之有訴於潛臺者輒請屬

葉採用薦**原**劉祐買書具包咸責綠樓謝承後漢改宣教郎

仕郡為主簿郡守子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闔郡稱美吳錄云包咸字子良為吳郡主

簿太守黃君行春咸留守其郡郎君綠樓探崔印感責之曰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在朝正

色續漢書云王元仕郎為主簿在朝正以死贖命後色舉善不避仇怨退惡不避親戚

書周嘉傳云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

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捍之因呼賊曰卿曹皆民隸也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命因仰天號

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僚屬皆愧晉中興書云陶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僚屬皆愧

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寒雪諸紀綱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夫人當比母安有親病而難迎醫者

乃請行僚稱韋主簿三輔決錄云韋元將少為郡主屬皆愧之薄楊彪稱曰韋主簿雖年少有

老成之風

趙偉甚器之

武陵先賢傳潘景為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

黃讜甚

奇之

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為吳郡主簿太守黃讜甚奇之

伯師教令無讐

風俗通云

韓稜字伯師為郡主簿太守葛興患風恍惚稜常扶教令無讐

成子聞雀而笑

桂陽先賢

贊云成子柳中人能達鳥聲為郡主簿與眾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雀相呼往食之遣視信然

羸服齋金賂主章吏

謝承後漢書朱雋傳云雋為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失利

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齋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利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

降免而不知其由

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晉中興書潯陽陶錄云侃

為郡主簿時州遣從事按太守張夔謂從事曰

記名中書

宋史云胡則字子正以進士起家再調憲州

送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為一

月耶湘懼無以給遂遣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奏對稱

設官部

荆楚賈

錄事參軍

旨太宗額左右曰州縣
命記姓字中書
近上曹官
合錄事類曰政和

參軍近
意與天通
唐書云杜景佺以殿中侍御史出

嗣業徙州司馬詔尚未下欲即視事先答責吏以示威

景佺謂之曰公雖為司馬尚未受命何亟亟於數日祿

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可辨乃即

曰錄事意與天通
事以幹治
籍署曰君為司錄諸曹

州司馬折威風
事以幹治
宋史云張叔

無敢問話京兆事以幹治
要地建州
夜字籍仲少

喜言兵以廢為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地最極邊

恃河為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
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殆
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乎五路兼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
然後議所向焉故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
形勢畫攻取之術乃建為西安州自是蘭無羗患
中不屈
科改授東平錄事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

侍外敵自行臺以下皆撫摩之淵出入軍中
條刺史

失事文類聚云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
失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

知吾失御史材也
糾不法事 唐書云閣用之初為

一日糾不法數十
以情求獄 黃嘗字文叔為興元府

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
以文為贄 宋史云朱昂

死伸無告終仕不訊一因
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淵明閒情賦而慕之因廣其

辭時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贄昉深所嗟
賞 彈箏意適 桓元閣下元間其善彈箏呼之既至取

箏與彈因歌秋風意
枳棘非鸞鳳所棲 白帖云仇覽

氣甚適以此大奇之
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

之道元頓悔過卒為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
以德化人署為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毋少鷹

設官部
錄事參軍

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所託他時論道巖廊非
主簿而誰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不當佐邑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間人

不當佐外邑改開看儒書不如詣主簿
晉習鑿齒為

桓温主簿時語曰徒三十年西涼簿
山堂肆考云謝

看儒書不如一語習主簿能令喜怒
白帖云王

兵為西涼主簿東坡詩曰聖朝能令喜怒
均為桓温

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能令喜怒
均為桓温

主簿郝超為參軍時人為之謠曰髯繆彤才幹
通事詳

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繆彤才幹
通事詳

原糾職周禮糾司 典簿書 掌符印 糾繩大郡

管轄外臺 提舉列曹 糾察羣吏 一郡綱紀

六曹表則 列股肱之郡 居管轄之司 陳寵之用

王渙可謂得人 郭頤之選元明厥有成績 **增**禮崇

孫石

晉用孫楚參石苞軍事詳本傳

賢重楊陳

漢楊彪重主簿韋康成益州太守陳寵

舉王渙為主簿

又安則公府之屬吏

用武則軍帥之謀主

錄事參軍三

增詩

唐杜甫送韋諷閬州錄事詩曰韋生富春秋洞徹

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

相憶

又送韋詩曰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

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

縣不得慢陶潛

胡致隆喜曹劉二從事見過詩曰蕭

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錄事清

新子建尚參軍

明袁凱郭外寄王錄事詩曰白鷗黃

鳥動春聲綠樹清波稱晚晴何用城中走塵土只消江
上過清明深村濁酒還堪醉野老狂歌亦有情寄語東
門王錄事底須辛苦過平生 林鴻與陳八叅軍夜飲
話舊詩曰鄉園別後隔烽煙此夕論交意惘然雁引歸
心離海國杯銜好月醉霞天謀生自愧青雲後話舊多
驚白髮前明日預愁分手處憑君慷慨看龍泉

增記唐李華河南府叅軍壁記曰文與武邦之大司叅
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暴蔑彌綸之謂
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叅軍有焉漢車騎將
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叅軍事

由是上將之府以爲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文王命孫楚叅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帥之謀主天下又安則公府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叅軍爲號若以漢晉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

沈亞之河中府叅軍廳記曰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叅軍焉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雄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

以其人授焉。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曰：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擢主簿，復爲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慙繆省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循名考實，豈容易哉。

諸曹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

後漢戴就

字景成，仕郡爲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核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

同功曹唐亦掌倉廩庖厨財物廛市之事

司戶參軍

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

後漢陸績李邵皆仕郡北為戶曹史邵官至司空

齊以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梁開平省六曹掾屬留戶曹一

員通判六曹宋沿唐制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

原司兵參

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

兵事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唐掌軍防烽候驛傳送馬門

禁田獵儀仗之事

景龍四年許州司馬燕欽融上表直諫詔撲殺之

司法參

軍杜氏通典曰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

或謂之賊曹或謂法曹或謂墨曹

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為郡法曹掾太守

欲枉殺囚燕數諫不聽遂殺囚家詣闕稱冤詔遣覆

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置燕名府君但言時病

而已使收燕燕死燕有五子皆刺史太守又王昌亦

為郡法曹史又郭弘為潁川郡法曹掾治獄三十年

用法平正郡內隋以後與功曹同隋陳孝意為東郡司

比之東海子公死乃止後至待御史汝州刺史唐掌律令定罪盜賊

殺一囚因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

賦贖之事 **增** 文獻通考曰宋諸州置司法叅軍掌議

法斷刑品同司戶紹興三年權行減罷後復舊 **宋** 又

置司理叅軍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

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

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 **司寇叅軍** 以進士及選人

爲之後改爲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他職元祐令
上州從八品中下從九品 **原**司士叅軍杜氏通典曰

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
解宇之事 **叅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叅

司空車騎張温軍事

獻帝時孫堅亦爲張温叅軍荀彧
叅丞相軍事孫楚叅石苞軍事是

也 晉時軍府乃置爲官員

中軍羊祜置叅軍二人
大尉楊濟置叅軍六人歷代

皆有至隋爲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爲叅軍掌直侍督守
無常職有事則出使 **行叅軍**晉河間王顥以太宰輔

政始置掌使命歷代皆有

唐惟王府
有餘則無

諸曹叅軍二

設官部

司監頁

諸曹叅軍

原坐曹

趨府

白帖云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日至

公事家亦望私恩扶慚之

為師友

善丹青

白帖云嚴翽為

穎川守政尚清簡嘗謂掾吏為師友又

作蠻語

晉顧凱之善於丹青與殷仲堪皆為參軍

云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

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蝦鰕

六曹

白帖云功曹倉曹戶曹

參軍那得不蠻語也

田曹

溫嶠字太真上疏請置田

六司司功司倉司戶

魏置理曹

增補學士

擢臺郎

吏能古今宜理曹

唐書云太宗為天策上將軍作文學館以司勳郎中杜

如晦等並以本官為學士共十八人薛收卒乃召東虞

州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過宿閣下又云高宗

時擢州參軍八人為中臺郎韋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

河東三絕

斗南一人

山堂肆考云唐徐彥伯

戶韋嵩善判司士李巨工書而彥伯善屬辭時稱河東

三絕又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叅軍時同府參軍鄭崇

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語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

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歎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

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卒相待

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杖力爭三尺法唐書云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

更相約曰犯徐君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肆考云宋李承之字奉世宰相迪弟之子中進士第調

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執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

力爭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

則已既下有司則

當循三尺之法矣

定悍軍服黠盜宋史云蕭振字

進士第調婺州兵曹時盜賊所在猖獗

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

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心守疑而罷之

羣卒數百人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卒皆羅

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聲叱曰細

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邪可急釋械當為汝

設官部

諸曹叅軍

言衆拜謝而去。又張洽少穎異，從朱熹學，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點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意懇切，訟者感悟，賊聞之自服。

坐肆不屈

下堂而迎

唐書云：路隋舉明經，授潤州參軍。李錡欲困之，使知肆事。

隋怡然坐肆，不爲屈。韋夏卿高其節，宋史云：吳詠之字以道，以廕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時蘇軾守揚州，兄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見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願坐客曰：「奇才也。」

納告身

委手版

宋史云：楊簡爲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

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曰：「吏過，証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

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事文類聚云：周敦頤調南安軍司理，參

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史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囚得免。

徐謁道周

倨受庭叅

宋史

云裴莊字端已歷官高陵主簿本府召權司理轉運使
雷德驥以威望自任嘗巡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
視事本局徐謁道周德驥稱其有守徙權忻州錄事參
軍又雷德驥與趙普不合黜為高州司戶參軍刺史
知德驥舊為省郎以客禮禮之及奚嶼知
州希宰相旨至則倨受庭參德驥不能堪
執笏簾外

唱吟自如 單車赴官公退讀易 唐書云宋之遜之問
弟也為連州參軍刺

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宋史
云李孟博字文授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閑

戶讀易郡守部使者 論事切直外補 唐書云許景先
不敢以屬吏禮待之 神龍初擢左拾

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 又裴度 不見
初為監察御史論權嬰鯁切出為河南參軍

卿久 唐書云韓思彥為李義府所譖出為山陽丞至官
閣月自免去放曠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

高宗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彥泣陳 恨知之晚
所以帝謂宰相此亦大屈復召為御史

宋史云李之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
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

設官部 諸曹參軍

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徼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才之晚

斷獄平

唐書云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也

政異等

又云關播出為河南兵曹參軍敷試屬縣政皆異等

不欺所學

宋史云劉

宰謂真州司法參軍詔任者禁偽學不讀周敦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謂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

不可得

辨處疑獄

唐書云杜佑以廕補濟南參軍嘗過獨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

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為司法參軍

徐

辨枉獄

宋史云姚仲孫擢進士第補許州司法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

為里胥殺之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邪仲孫曰卒無遠決冀得徐辨後兩月

果得殺

下吏不敢陷上

又云司馬朴字文季少育於人者外祖范純仁家以純仁遺恩

為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惟亂常人且不合吾餘

矣死不敢奉教
似賢而薦之

議獄求合人情

又賈易中進士甲科
調常州司法參軍自

以儒者不闕法令
議獄惟求合於人

鬻薪自給

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
說去郡稱平
大旱輒開倉賑民

事類云韓思復調梁府倉曹
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

受紙百番

又云唐杜
暹擢明經

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
無趣為盜賊州

子才無

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
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購之
暹為受百番吏歎曰昔清吏受一錢此何異哉

施不可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勸贈二人以佩刀
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勸曰子無為嫌若某猶

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也某放誕少檢故贈以
帶欲其守約束也若子

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叅軍詎可數出
宋史云鄭僅

士為大名府司戶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為材部使者
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
守教以誠又云劉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

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
安世曰無之守禮乃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

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
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然
為時革

弊又蕭振為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
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

多私其親願為時
叅軍劾宰相
宋史云葉義問建炎
革弊景衡然之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
聲望減於治郡
又云龐籍
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

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
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法曹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時

言論獨不詭隨
又云江綱以祖任入官調鎮江府司
言論獨不詭隨
雅圭今之管蕭
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

不詭隨
長史李勣嘗歎曰雅圭今之
管蕭
叅軍如作措大
合辭事類云蜀王宗錫謫授雍州

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提笏而
拂衣而遊
山堂肆考

已銖大笑曰吾何能作此措大
拂衣而遊
云王勅年

未冠有名調補號州參軍勃自負

跌蕩自放

宋史云孫沔字

元規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

崖州讖

唐書云韋執誼自幼

不喜人言嶺南事為郎目不欲觀嶺南

蒸羊迎

宋史云寇

準貶雷州司戶參軍未幾丁謂亦貶崖

郡掾

府

察

冗員

散職

官推府掾

署列州司

名列府

僚職參軍事

增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使薛顏言諸州司

理參軍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

不勝任者易官

誤入徒已上罪者令批曆依例守選

五官掾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

為郡股肱

搜神記諒

輔字漢儒為郡五官掾郡枯旱太守祈禱三日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

惡和調陰陽順承天意令天地不格至日中不雨當自焚身塞川乃積薪以自環構火其旁若日中不雨當自焚

至日中抱書投火謝承後漢書王威為汝南五官掾雨大作抱書自投火中而

死太守得解其罪以金悉還王中為郡五官掾太守

有私財悉委付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關敞還錢汝

卒申以金銀悉還之人貴其節行云王申

先賢傳平與關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以錢三十萬寄掾常後卒其孫長敞盡還之詳錢王申

買金抱朴子云汝南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盜割官錢密寄申太守暴亡申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欲以

列於先賢畫像抱陳公思歸罪司敗風俗通陳公思

王昭為其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為斌報陳子游斷

讐太守胡伯始謂公思非罪人也乃原之黃香

舌無辭

謝承後漢書陳堪仕郡為五官掾府君被徵廷對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辭

黃香

貧無奴僕

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劉護召香為五官掾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

奉養博學經典究精道術

張輔心懷虎狼

漢書張輔為安定五官掾懷虎狼之心

經學博士一

原

杜氏通典曰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

漢鄭崇為郡文

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

歷代多

闕

隋潘徽為州博士

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

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

助教學生各有差

禮

文獻通考曰

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餘鎮

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
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
未置也慶曆四年詔諸路州郡監各令置學學者二百
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
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
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官內
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然委於漕司而未
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
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
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未盡有也元祐元年

詔徐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自是列郡多有教官矣若

試教官則始於元豐

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錄顯授教授者聽中

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顯師席非是詔內外添差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又有薦舉學官法

教授則始於政和續通考曰遼南面黃龍府學官曰博士曰助教興中府學設官同縣亦設博士助教金諸府並設教授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錄訓導各縣則置教諭又各處書院置山長一人明會典曰府學置教授訓導州學置學正訓導縣學置教諭訓導其訓導多寡無定員

經學博士二

增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

禮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明經爲郡文學 又曰匡衡

字稚圭好學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 又曰梅福字

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

涑水紀聞曰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

學公常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

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言行錄曰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弟子以千計

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

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
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
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又曰陳公輔職教吳中朱勔方
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 淵源錄曰胡文
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
之大端及罷官代者爲龜山楊公時具朝饌留公鮭菜
蕭然引觴徐酌置語杯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晷云暮
也 宋史曰廖德明字子晦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
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元史曰張須立字達善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

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
柢遠近翕然尊爲碩師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
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又曰黃澤字
楚望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
山長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甚衆嘗夢夫
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 又曰戴
表元字帥初元豐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信
州再調教授婺州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
一時者惟表元而已 又曰周仁榮字本心署美化書
院山長美化在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

士俗爲變

名山藏曰陳璉東莞人洪武初爲桂林府

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敬

甚加敬禮

又曰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吳勤

爲第一特除武昌教授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

又曰楊文貞士竒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之請攝琴江

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士竒常有所規正 吾

學編曰年富永樂中爲山東德平訓導乞脩定先師廟

配享從祀封爵禮儀

又曰胡儼字若思以會試乙科

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講說

經史寒暑不廢

又曰曹鼎寧晉人練達國契才量出

人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宣德八年進士第一 又曰魏文靖公驥爲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士諸生讀書學宮或時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經學博士三

增 叩鐘

振鐸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事振金鐸所以振文教也

集鱸

繫馬

後漢書云楊震有冠雀銜

三鱸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廣文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頰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糟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

錢 時世矩範 治化本源 魏曹植學官頌行爲時矩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官賈直清奏立縣學上曰選官

勿取非人 不兼他職 山堂肆考云宋紹興十三年宋

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爲之若非其人則士人心

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遴選又紹興二十六年

詔諸州教授並 行鄉飲禮 獻政本書 徐先生積節爲

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問

巷鄉老皆使與飲 山堂肆考云宋林勳爲廣州教授

建炎中獻政本書十 位簽判上 膺校書除 宋史云

三篇朱熹甚愛其書 以上在本州簽判上 楊時撰曾肇

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簽判上 楊時撰曾肇

行狀邵亢守鄭請肇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踵門授經

無虛席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 先棟梁 後

有旨延和殿賜對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先棟梁 後

辭藝 王安石送胡璣教授詩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

拾梅與椽 朱子贛州教授廳記李君思宗爲贛

設官部 計蓋頁函卷一百一

經學博士

州學官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先使之知所以明善
脩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辭藝之習則後焉不之
也及

中正

原杜氏

通典曰中正魏置

中正之始已具州中正篇

晉諸中正率一

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
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唐並
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關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
軍主其事

增

五代至明並不設

上計

原郡國上計

諸侯朝使

漢書云張蒼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

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歷
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應劭注曰列侯
典校郡國簿書也闕駟十三州記云上計偕樊顯陳張
計古之諸侯之奏使也漢因之號曰計偕

堪之行 應奉記胡奴之名 東觀漢記云計吏掾嘗見

守誰最能者顯曰張堪仁惠清廉無與為比上以顯陳
堪行有効即除為漁陽令謝承後漢書云應奉讀書

五行俱下少為許訓計掾俱到京師許自發鄉里在路
所經頓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日所更見訓

皆密疏姓名還郡出疏示奉奉省讀之云前食類川綸
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舉坐皆驚

大聲上答 漢書云哀帝元壽二年郡國計吏各遣司

音聲大者上答 應機答問 第歲入貢於天子郡國豐
及讀五條詔書 應機答問 第歲入貢於天子郡國豐

瑞山草木萬物有 寶元絕衆 名元為郡上計吏朝
無不得隱飾云云 寶元絕衆 名元為郡上計吏朝

會數百人元儀狀絕衆天 王璞絕常 東哲集云郡史
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 王璞絕常 東哲集云郡史

設官部 中正上計 王璞初入朝惟

冀聖鑿風采知其絕常耳其可使

高孔父勵操文士

當戶牖之對意三公氣萬乘也

計岱辭不行憲曰卿懷書千卷隱光藏輝擇君而仕太

守今日屈行誠不展志然鳳凰舒翼龍虎躬

步必不得已君其勉之岱遂行至京稱病去

直諒晉書云皇甫嵩與賈逵同歲舉計至丞相府曹公

乃乘單留嵩與語良久便辭之嵩知已直諒不能隨時

車入蜀子出為哀帝傳吏論衡王楊字子出為郡上計

作上孝明奇之元道對板楯反元道南鄭人光化元

徵在蘭臺也至都會板楯反天子患之策問計吏考以

年為郡計吏對曰板楯本忠勇立功先漢之義民也由不

方畧元道對曰板楯本忠勇立功先漢之義民也由不

蒙撫恤以致反亂重兵臨之無不平然鄭元為掾彭

不如選賢能太守服以威德彼自定矣

璆為吏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即以鄭元

為計掾彭璆為佐劉劭對曰蝕荀彧善其言魏志云劉

計吏原為計佐

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
或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
禋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
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
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服或推術謬
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孝廉

原 歲貢

鄉舉

風俗通云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

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
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
下欲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
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止相追隨蓬
斃而柏何若耀德王室昭顯亡者三有靈實寵賴之
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周
祈與黃叔度邳伯嚮盛孔叔留隨輻柩乘拜郎遷陵長
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
令享相位焉 陳羣同歲論云初選孝廉鄉舉里選郡
設官部

各一人後積增

益乃至六人

張詹七世

胡廣第一

盛弘之荆州

時有縣人張詹七

嚴羽齋函

黃穆投板

益部耆舊

字子翼仕郡功曹

刺史辟為從事

郡舉孝廉

羽曰大士

貢名下士貢身齋

函貢身非高士也

辭孝廉

取吏部除

無錫長汝南先賢

傳云黃穆字子敬

安成人為郡主

除

簿忠上率下朝廷

肅清太守荆寓舉

穆孝廉乃薦讓

殷

仲才寓不聽遂懷

板入見寓曰若仲

才者六選之首也

知

而穆先之適足以

興謗議便投板於

內出則卧病寓

知

遂從之

丁邳高節正直

張馮言約旨遠

東觀漢記

節正直不撓舉為

孝廉鄭才云張馮

舉孝廉諸

興

同舉者咸晒之

張于末坐言約而

旨遠人皆服焉

興

孝廉紹聖緒

執事與孝廉成風

俗紹聖緒云云

舉孝

廉化風俗

又元朔元年詔曰

合素帛

郡國舉孝廉未

世合素帛乃有釋

親而恤同歲云同

者儒甲科

漢應劭

登之歲記於素帛

垂之後肩取此義

者儒甲科

漢應劭

廉化風俗

又元朔元年詔曰

合素帛

郡國舉孝廉未

世合素帛乃有釋

親而恤同歲云同

者儒甲科

漢應劭

登之歲記於素帛

垂之後肩取此義

者儒甲科

漢應劭

儀云孝廉古之貢士者儒甲科

先試牋奏

應劭漢官儀云孝廉各

各

詣御史

漢舊儀云武帝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詣御史

袁安為賢

錄異傳云漢時

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儒卧問何以不出安曰

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所居不過孝廉

典畧云劉陶

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

姜詩大孝

華陽國志云姜詩事母至

孝永平三年察孝廉除江陽

鍾離意為天下第一

鍾離

符長所居鄉皆為之立祠

孝廉限年恐失賢才

崔氏家

詔試舉為天下第一

口五十萬舉二人

和

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

絕榮乃舉孝廉

李邵別傳云邵南

萬舉孝廉二人

周磐養母

設官部

吏通厚實憲邵苦諫之及實氏敗時盡收

孝廉

交通者豐於是奇邵能絕榮乃舉孝廉

不充解帶就舉

後漢書云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

帶就孝廉之舉

封觀以兄不顯稱疾不赴

續漢書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不

顯和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

董昆為天下之最

會稽先賢

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茹菜

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舉察孝廉為

天下之最經史

何假大志

何假少時有大志長八尺

德行稱第一也

李固不就

李固別傳云固隱狼澤

孝廉為謁者贊拜

董政還板

南海先賢傳云董政字伯

守遷五官丞就

古之貢士

荀爽讓孝廉

為孝廉政負笈單步入口陵

黃憲為高

汝南先賢傳

山遣家屬詣府上舉板也

廉古之貢士

賢則

勸政與以虧暗何當茲選

黃憲為高

廉

廉無就意

國之俊選

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

人以為高

國之俊選

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

人以為高

國之俊選

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

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
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
若是則殺之非也若無裝帛孔融同歲論云試之
殺之是則舉之非也

以事王朗論考試孝廉云臣聞試可乃經能博學唐

孝廉經能博學行杜真奏事云今諸國舉

年考德道藝之士應璩詩云京師何續紛

於王再拜受之車馬相奔起借問乃爾

為將欲要其仕孝廉左漢書云

務經通誰堪應此舉後漢書云

書令遷僕射奏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廣陵孝廉徐

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知顏回子
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
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
戶十萬舉一人魏志云黃初二年初令郡國戶滿十萬

曄若春花并發馥若秋蘭俱茂

傅子云開歲察舉

設官部
孝廉而上云云

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州又云孝廉皆是九州白郡士風異俗

殊所向不同云云

秀才一

原進賢舉秀白虎通云諸侯貢士於天子者進賢觀善也天子聘取者求賢之義也晉品

令云舉秀才明**四科**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

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

足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

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一策不通則不得選

試之射宮會樂賢堂禮記射義篇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射宮晉中興書咸

和六年會秀才於樂賢堂**雷義讓陳重嚴象舉孫權**謝承後漢

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

吳志云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為秀才案權年十五

以為陽羨長郡察孝廉
川舉茂才行奉義校尉

陸機策紀瞻

王濟嘲華譚

晉書云紀瞻秀才至洛陽尚書郎陸機策之
又華譚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素為東土所推博

士王齊於眾中嘲之曰君吳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
而應斯舉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

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荆藍
明之下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上士

貢名 應劭漢宮儀云孝武元封四年
庸才貢其身上士貢名茂才者是也
庸才貢身 白虎

盛德貢其名 三年一貢 又云諸侯三年一貢士
年不遷 黃泰交州記云吳列舉茂才七年不遷列
茂

才何以為 潘夫論云孝明帝命刺史舉茂才帝曰汝非
而何以為 秀才不知書 抱朴子云桓靈時輕貢舉
察孝廉 御二龍於長塗 騁雙驥於千里
父別居 吳志云劉繇

設官部 秀才

字正禮平原

元

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云前年舉公山奈何復

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一州之俊晉品令

不亦可行義典海內注目舉秀才名顯當時海內注目

為一州之俊恥以銜曜取邊持聽不試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

州茂才皆憚不往楊儉猶慊愧恥增負恃才地忽略

以銜曜取邊終身不仕罷歸田里增負恃才地忽略

世人隋史曰崔鑣字岐叔清河武城人祖父仕魏齊俱

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畧世人大畧其戶曰不讀

五千卷書者母得入此室在齊舉秀才歷殿中膳部員

外三曹郎中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

師約約崔鑣李若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歷員外散騎

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鑣門第為子娶其女為

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鑣故敝

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鑣有輕素之色禮甚倨

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鑣方來謝

素侍之
如初

道冠鷹揚聲高鳳舉

又云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七歲好學經

史百家無不畢覽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爲主簿

後舉秀才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

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有道冠鷹揚聲高鳳舉云云貞至

王以賓禮待之朝夕遣問安否又索文集貞故進所著

三十三卷賜良馬八匹後上江都賦又

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辭歸

應對如響下

元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

辯籍其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正元應

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酬對
無所屈撓素甚不悅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
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覓文不
加點始異之因更令擬諸雜文無不立就而詞理華瞻
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
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又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
丑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太守童權爲揚州知府俱賜
設官部

筆成章

又云杜正元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

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世以文學相授正

元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

辯籍其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正元應

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酬對

無所屈撓素甚不悅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

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覓文不
加點始異之因更令擬諸雜文無不立就而詞理華瞻
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
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又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
丑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太守童權爲揚州知府俱賜
設官部

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
於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秀才二

增詩明高啟逢吳秀才復送歸江上詩曰江上停舟問
客踪亂前相別亂餘逢暫時握手還分手暮雨南陵水
寺鐘 虞堪次韻張田秀才見寄詩曰樹杪青蟲晴颺
絲春城風物似年時貧餘許邁餐金法閒有陶潛飲酒
詩芳草青青連野闊征鴻歷歷度江遲長洲故苑煙花
外千里懷人入夢思 周砥贈葉秀才詩曰日暮登高
臺浮雲結遠陰樹木何蒙籠野雀噪繁林驅車涉關塞
岐路鬱且深借問子何之故鄉阻崎嶇曷不暫栖息蓬

藿非所任隱憫胡不發威遲旣前臨脆管促飛觴鷓絃
奮逸音仗劔從此別秋風滿懷襟寡立步非窘薄遊志
不沉策馬欲俱去我無當世心 林鴻送殷秀才之武

功詩曰送君遠於役觀省入西秦五月臺江水孤舟去
國人蒼山低戍壘野日暗行塵無限同遊意分攜淚滿

巾 王燧秋夜懷沈秀才詩曰螢棲衰葦寒月斂疎蘿

暝羈懷悄無歡卧背風燈影露冷葉聲翻更深人語定
欲彈孤桐琴惆悵誰能聽 陳源清答文徵明秀才詩

曰每從白馬望吳門天塹長江隔夢魂縞帶交情惟汝
在練裙書法好誰論支硎鶴去雲千片茂苑花飛水一

村何日黃金祠賈島玉蘭花下酌清尊 寄王履約秀
才詩曰四海茫茫有隱憂儒官頭白久淹留漫言當路
輕馮衍却歎旁人笑馬周水漲石湖青雀舫花殘姑浦
白蘋洲相思靜倚青氈冷強飲空庭夕漏秋 送周秀
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
夜開尊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盧柟送崔秀才南
還詩曰孟冬送客臨沙浦蕭蕭風動薊門樹驂驪銜轡
不肯行一鶴南飛過天柱燕臺擊筑且高歌青尊酒盡
紅顏酡五更鼓角星平野看汝騎驄凌天河

知州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至元二十年更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爲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爲中州不及三萬戶者爲下州於是升縣爲州者四十有四縣戶雖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達魯花赤州尹中下州達魯花赤知州各設同知判官兼捕盜之事叅佐官上州提控案牘各一人中州吏目提控案牘各一人下州吏目一人或二人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置知州同知判官等員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者裁同知判官或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吏目一人知州掌教養州

民之事凡諸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判官督糧官馬捕盜治農管河分職任事而領於知州吏目典出納文移或分領州事諸所屬衙門如府者職亦如之

知州二

增拒私役

絕追呼

勢家私役州民乃其常俗至悉除

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裁田者霽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霽揭律令示之其人悟而索愈急霽呼吏出獄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我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霽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
王汝績知絳州先時事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民茹其毒汝績凡有徵集不遣人至鄉第出片紙付里甲與民為期約民歡趨其期無敢
緩者里閭晏然無追呼之擾

讞淹繫

除奸豪

金史云金

黃久約擢進士第遷磁州刺史磁並山多盜既獲而歛

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斃或死獄中久約

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於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

行元史云元林興祖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

豪民吳友文為之魁友文奸黠悍鷙因偽造至富乃分

遣惡少四十五人為吏於有司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

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懼其害銜

冤不救訴者十餘年與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

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

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歛成友

疏減宮女息訟譙門

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與祖命并執之須吏來訴友文者

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

餘人悉置之法民害既去政聲赫然

獻徵錄云

愚知晉州值歲凶愚賑卹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

以為大水陰盛也於是上疏請稽察宮女量為節減則

天變可回水旱自弭帝震怒械繫京師頃之上感悟詔

釋愚還職出宮女五百人又云泰和始為州明太祖

設官部

淵蓋頁為卷一百一

知州

三

集乃自書勝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
不訟者十二又令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

訟者過半矣

罷弓手

按神符

金史云金胡厲舉
進士第一改同知

深州軍州事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者猶六七
人歲取民錢為催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為名所
至擾民厲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
殺通守或請為備厲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
為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元史云元虞槃集弟
也延祐五年第進士授湘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稱降
神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明日又曰某方火民以火告
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
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
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
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捶者槃曰此將為大亂安
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
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槃乃斷巫
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為政若此
拒賊同

知靖難吏目

元史云元至順間歸陽為潁州同知
奸擊強人不敢以少年易之至元五年

把縣人范孟謀不執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左丞劫廉訪使署用官屬使賜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

賊怒繫於獄已而賊敗賜由是知名獻徵錄云鄭華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建文中誅謫東平州吏目

靖難兵起謂其妻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攜其家託其友馳

還州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廉能稱最元史云元

授海寧知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直廉慎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

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有奇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有奇桑柘榆柳交蔭境

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譚經術

德兼備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奏之譚經術

錄曰施雨誦漢州州同州事悉歸長吏日進校士譚經術

試事所甄拔理供饋又云世宗幸承天道東昌濮州

盡齊魯材雋理供饋長吏郊迎留雨視事供饋旁午

料理悉當闕校需索堅拒不為動民德之東亮聞

語曰施濮州遠巡若書生今遇事強幹乃爾耶聞

寡過言

金史云金毛碩改曹州刺史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

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此嘉之

得於省睫間

又云金天會間趙元同知薊州事有

賊殺人橫道官吏環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

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省睫間耳

請以身充役

獻徵錄云洪武初盧熙以薦授睢州同知

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雖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常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請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

知州三

增詩明吳寬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詩曰歲暮移家赴

遠州南行誰復爲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

勝遊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
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王鏊送高良新知歸州詩曰
汀上青山識秭歸江邊弔古駐岩駢夢中馬耳先曾到
行處人煙亦已稀屈子宅空江渺渺昭君村在雨霏霏
使人撫字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劉璟爲唐伯讓
知州作橫雲山居詩曰山蒼蒼兮欲雨雲橫覆兮歸汝
有龍兮不霖使雲橫兮愁我心絃枯桐兮我琴鳴鳥不
聞兮孰爲我音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開令蝶為知

不語令不霖對寒

賦佛并贊雲山

對入無字吟

并表入聖亦已

心土青山結

眼觀不掛

觀法林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設官部五十六

縣令

縣令一

原 杜氏通典曰周官有縣正

四百里為縣

各掌其縣之政令

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

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官作維篇曰分以百縣縣有

四郡 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曰大夫

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

尹其職一也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

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

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名也

封之萬家

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縣令

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至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

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

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

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曰凡

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

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云秋冬

戶口墾田錢糧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

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勤其後

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卓茂為密

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敢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

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

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戶以茂長子為

大中大夫次于為郎中又周榮字平孫當實憲縱暴

榮嘗排奏之及竇氏敗榮自郎令擢為尚書令又王

渙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旁祠惟

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觀

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勅去軒

綏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

為故事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

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後漢凡郡縣出

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

稅物有水池及漁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

諸縣均差吏更給之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

署吏隨事不具縣員郡山公故事曰温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在職各日淺

郡宜顯報大都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為郡

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

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末以後令長

國相皆如漢制

齊傅咸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季珪為山陰令父傅祐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

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建康令正身勵廉節除淫祀武帝聞其名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

近畿大郡近代未有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蕭景字子昭為永寧

令永嘉太守勝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後魏縣置三令長

孝文初置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

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

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

職令其祿甚厚

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

帶野王令聿帶温縣令時人榮之

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

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

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

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

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襍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

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

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為

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

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為

等級

開皇十三年以臨穎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為營州刺史又魏德深為貴鄉長轉館陶長貴鄉民吏

號泣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歌呼滿道館陶台境悲哭

唐縣有赤

三府共畿八有六縣

二望

七十

緊

百一

上

四百四十六

中

二百九十六

下

五百五十四

七等

之差

通典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

增文獻

通考曰宋史宋制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繫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之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業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勵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爲知縣事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 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

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嶼監察御史王祐等始

天聖間天下多

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菴懦爲清流所不與而久不
得調乃爲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爲舉法以重令選
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
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爲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
爲令令選稍精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鞠獄毋得差政

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

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

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
八曰戒殺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卹田戶
十二曰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

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

重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爲縣

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不

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
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

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

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

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

臣僚言建炎以來多

差武臣爲害甚衆至是始傳罷然沿邊溪洞處仍許用武臣

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

以二年爲任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爲任非兩任縣令不

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慶元初復詔

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

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爲令自後雖宰相

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

金史遼五京諸州屬

縣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金赤縣

謂大典宛平縣

令一員從六

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
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
判縣事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
二萬五千戶以上爲次赤爲劇二萬戶以上爲次劇在
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爲上縣三
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三千戶爲下縣

續文獻通考

曰縣有置謀克者隸於猛安之下職從五品掌撫輯軍
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世宗大定間詔
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其佐亦擇壯者叅用二十年更定
銓注縣令丞簿格又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

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政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
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 元史曰元世祖至元三年合
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爲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爲
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爲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
萬戶之上者爲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爲中縣一萬戶之
下者爲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中
縣秩正七品下縣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及尹悉如上縣
之制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
以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爲中縣正七品
三萬石以下爲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

六品所屬衙門有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司道會司其有巡檢司稅課局驛遞閘壩批驗所河泊所倉草場者設官如州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凡歲貢學生三歲貢士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視丁與產必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請於上司而時蠲減焉獄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伏請陳於上爲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卹窮通貨之事時省而敦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國用者按籍而登焉諸所屬衙門如州者職亦如之庶人在官者縣亦如州

縣令二

原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嬰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
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又
曰晉平公問趙武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
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
公曰邢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
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
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
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
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
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會父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
爲河伯取民之女爲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
水利 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爲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
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
有詔許之 又曰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郭婢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
何暇爲之左右及罷傅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
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
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又曰召

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選上蔡長
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東觀漢記曰周澤爲
澠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釜竈 司馬彪續漢書曰
牟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
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爲州郡最 又曰卓茂遷密令口

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
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
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
乃驚 又曰魯恭爲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
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

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矍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

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令強項令出詣太官賜食

詳公主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

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爲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爲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妻子食但葱韭 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贛令

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
賜縑百匹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
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
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
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陶爲涇陽長政化大
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
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
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
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
縣政事脩理奸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

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
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鄭弘爲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
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何紹爲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

十日一請倉俸米於閣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
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

詳火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

東王喬遷爲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
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

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烏使尚方識
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

詳仙

益部耆舊傳曰閻

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
二十匹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慚 魯國

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
中一無所發 曹攄別傳曰攄爲臨淄令放死囚還家

如期並至

增

太平御覽曰晉范甯武子解褐除餘杭

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暮年
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化未有如甯者也
山堂肆考曰宋顧愷之字偉仁爲山陰令邑三萬戶

愷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堦閒寂自宋爲山陰者莫能尚也 太平御覽曰梁張譚字元慶爲和寧令政以德化不用刑威民有過者令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曰後趙申錄爲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爲三公 又曰北齊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鞠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山堂肆考曰隋劉曠爲萍鄉令七年

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高
頴薦之以爲莒州刺史 玉海曰開元二十三年時採
訪使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令李常等政號循良皆
璽書獎飭縣令賜絹五十匹 唐書曰韋濟開元初調
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旣衆謝奉詔問所以
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
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官 山堂肆
考曰魯山令元德秀開元中帝御五鳳樓醮宴時命三
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德秀惟遣樂
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

曰賢人之言哉 唐書曰韋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
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
威而事給 山堂肆考曰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
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
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
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賜隱
甫百鎰 唐書曰房瑄字次律開元間舉任縣令科授
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貶復爲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
以治最顯 山考肆考曰蔣沆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
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

勅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又曰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唐書曰李勉爲梁州刺史假王晬南鄭令晬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可以讒殺良吏乎 拘晬爲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 又曰李叔明本鮮于氏乾元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 太平御覽曰馮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

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又曰唐大曆中詔以郎官宰畿輔韋夏卿授奉天令課爲第一改長安令又曰韓愈爲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

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搆寰出醜言詔送獄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乃釋寰 又曰石昂唐五代時不

求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名石更其姓曰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內侍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歸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後唐何澤爲洛陽令莊宗好田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馬前使後知陛下之過莊宗笑

爲止獵

山堂肆考曰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

恩信爲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惟令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張詠令崇陽民以

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得其利

宋史曰

蘇頌字子容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

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

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

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

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時監司王鼎

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罪詒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陳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歐陽脩貶夷陵令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唐介知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范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

運使配木石磚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奉常時用乎琦是其言 又曰范純仁知襄邑令縣有牧地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任伯雨字德翁知雍丘縣御吏如束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

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不從則命斧斷其纜自是外戶不閉 姜潛知陳留縣至

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出榜付吏曰民不顧矣錢是以獨不散

常安民調知長洲縣以至信爲治人不忍欺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邑境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 周敦頤

徙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辦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

矣

敦頤初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富家大姓黠

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
政爲恥 程顥舉進士遷晉城令民稅粟多移近邊載
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預使積粟以待費大省民以
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
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
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爲
正句讀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
條旌別善惡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吳
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

譖徽宗召宋喬年往鞫喬年仇吏也疾驅之候者惶遽
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挾帑度出
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大笑曰所
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
詣闕 熊克紹興中舉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
急諸邑率督責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
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
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
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 葉衡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
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

定爲九等自五等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
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
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
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 高登忤
秦檜出爲靜江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
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
曰忠信可行蠻貊不可行誠不至爾 遼史曰王鼎字
虛中幼好學博通經史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
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
中朝端士邪無干正須史榻復故處風遂止 元史曰

金牛德昌中皇統二年進士第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
羣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
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
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沙
全從丞相阿朮攻常州乘勝下沿海諸城華亭傾城出
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花赤時民心未定有未附鹽
徒聚衆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民得六千人請於
行省遣屯田於淮之芍陂行省委萬忽都忽等體察欲
屠其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衆以死
保其不叛遂止 呂思誠泰定間進士第授景州蓆縣

尹差民戶爲三等每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令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產者悉出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 歐陽元延祐間進士調

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爲平反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官吏相顧失色計無所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鬥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

緣訴其事而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培克之情有
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元諭以禍福爲
理其訟獠人遂安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歷長洲烏
程兩縣尹所至俱有善政長洲爲文傳鄉邑徙榻公署
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 盧琦登至正二
年進士第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均賦役減口
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鄰
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
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
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槩請縛其

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
外 獻徵錄曰明洪武朝任勉令番陽時一以法繩治
求受郡縣寄而得全歸者無幾勉受事日思前令所以逮
亟黜者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聽曰是法所以逮
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
學爲民所信嚮者隨事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
匿名文於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毀
去 歐陽銘爲臨淄令時副將軍常遇春略定未附郡
縣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謹動
一市銘出呵止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

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
命銘詒之曰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
被毆擊幾死軍士固不可笞耶此軍士之過知縣雖不
賢其敢他有詈言常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令由是申
嚴約束無敢譁者 仁宗朝鄭汝敬爲上虞令居二年

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宗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
嘉賞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
爲但其人氣大耳尹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
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旣而考浙
江七十二縣令置汝敬爲第一 華亭葉宗行夏原吉

薦擢錢塘令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
若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
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資殺之
埋此遂伏法 宣宗時范希正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
九載考滿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
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
無能追及及明旦出召彬彬不至乃召其父至庭諭之
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愐行命領其子所
遺金去其父赧愧領金而去 通紀曰天順間御史盛
顥以言石亨出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

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變搏擊而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顯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聽受不復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顯訴折以片言必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定二府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爲清官店 獻徵錄曰張曷字仲明鄞人也成化間知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鱸魚忽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曷初至任嘗白晝登堂恍惚見有綠袍烏巾者語曷曰吾非人乃某鄉之土地也

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鱈毒而殂非婦
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鱈於水甕中昂頭出水二三寸者
必殺人試之則事白矣言訖不見曷異之詰旦命闔境
漁者捕鱈得百斤以神言驗之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
烹之以食死囚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婦寃遂白乃
釋之其他摘發異政尚不勝書 成化間張公素爲河

陰令適歲大祲餓莩載途又承凋敝之餘百蠹孔亟憂
形於色亟求拯救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爲之在我
由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廚傳平市價裁靡文息奢風一
意與民休息歲餘病者興困者蘇翕然大治庭無敲扑

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於鉉兩兩立左右結
絲網以資用有太古之風焉 龔起鳳嘉靖間爲杞縣

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已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鞠多寃
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
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爲
之不以累若輩竟牒職往歸德府豪民恣睢殺人賄其
令爲脫死監司以鳳有廉平聲輒覆訊之未至二十里
令出迎謹甚囑君無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鳳大
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
稱快 徐九思爲句容令時應天尹有所任胥下邑索

吏賄不得詬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
會丁中丞有所下治荒者闕略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
而諸生見懲於令者共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
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令賢泣數行下曰微徐令
吾曹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衆又歷叙救荒諸竒
策與居恒善狀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令
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有所舉刺而九思在
刺中事下吏部尚書熊浹怫然曰吾聞句容令不減古
人今不以舉而以刺耶考功具前後薦刺語報尚書乃
論謫中丞而特留九思

縣令三

原施其善政

為陳恩德

新序云魯君使交于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

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于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

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續漢書魯恭為中牟令為陳父母恩德吏民信服

政教大行

德惠普著

書晉

云賀循為武康令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

量遠茂才鑿清遠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任城令云云

道不拾遺

獄無繫囚

續漢書云卓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華嶠後漢書云劉平為全椒長云云

民皆大

悅人莫敢欺

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市無星乃出俸錢作屋民齋茅竹或持材

木爭赴趨作不日而成既畢請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後漢書周諤字文

通為博平令遷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門者對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相地起

田穿渠入河

益部耆舊傳贊云徐韋除都梁長至縣相地形勢起田千有餘頃殷氏家傳

云哀為滎陽令先時霖雨百姓饑饉哀乃穿渠入河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渠而頌之

養

子曰賈所生 育男以鄭為字

謝承後漢書曰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

貧多不養于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養子者十數僉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以此豐丁口魏志曰鄭渾為郃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私粟為飯

嘉禾生庭

韓子云季孫相魯子路為郃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

為穀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于奚為乃餐之子路佛然怒攘臂而入請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于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政有三異是歲嘉禾生恭便車庭中府即奏上郡以檄勞白君以明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鷹化為鳩 蝗不入境鍾離傅云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勅謂之云令昔嘗破三軍之眾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爾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吐氣大言意勅直能為子屈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曰前告汝曹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邪勅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之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為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狸此之謂也續漢書云楊琳為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騶獨

致雨

縣獨不雹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騶令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徧熟永

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察行果如言

東觀漢記韓稜

為下邳令視事未替吏民愛慕時鄰縣皆電傷稼惟下邳獨無

請雨自責

爭水割

指

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為緱氏令齋戒請雨於虛皇乃自責稽首流血應時天雨大澍

汝南先賢傳云趙

規為安陽令與朗陵黃萌云云

設壇引咎

坐薪自焚

海內先賢傳云公沙穆為

弘農令界有蝗蟲食禾穆設壇引咎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來螟蝗頓消人以為神明之宰

後漢書云戴封為

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獨不入西華境其年大旱封坐薪上自焚俄大雨至

隨車號泣

望

樞設奠

續漢書吳漢為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車晝夜號泣千寶晉記劉蕃為江夏高新令

及卒百姓如喪父母特歸不受祭吏民往往相聚於路側望柩設奠酹而哭之

圖畫形像

謂之神明

晉書云陸雲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去官

設官部

卷一百一

縣令

百

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續漢書云度尚為上虞長政治嚴峻明於疑理縣中謂之神明放

牛於野繫馬道傍續漢書云王渙為河南溫縣令土俗豪強渙到縣舉賢誅猾道不拾

遺卧不閉戶皆放牛於野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為萬年令誅鋤惡黨縣界肅然路不拾遺民夜不閉門牛馬

皆繫於道傍王渙履正楊沛嚴能續漢書云王渙曰以屬羅公

履正魏畧楊沛陶潛常醉胡母節酒晉書云陶為鄴令當官嚴能

今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晉書泰山胡母輔之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

能甚有汲黯病歸田里貢禹免冠遂去漢書汲黯為能名

為令稱疾歸田里又曰貢禹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少失為府官所責責令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

也遂去官解劔帶之掛冠而去益部耆舊傳云趙璋少

長亭長謹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豐吏所輕耳於是解劔掛壁曰璋不乘輜車佩綬不復帶劔因之京師詣太

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糲也

晉中興書曰陶潛為彭澤令督郵察縣吏入白當板履而就謁潛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豎於

是遂掛冠而去 **不治官職** **多脩家具** 吳越春秋云文種荆平王時為宛令不治

官職有若狂也 晉中興書太原王述素清補宛陵令時多脩家具具有勞役之聲王導使人謂曰名人屈臨小

縣甚不 **增** **心事青天白日** **器宇荆玉南金** 山堂肆考宋邊

瑀知洛陽縣其兄玠嘗為河南令兄弟迭尹京邑心事如青天白日 合璧事類云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曰君

德器純固基宇高遠荆玉不 **削木為牘** **片紙榜門** 足喻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利

宋史仁宗朝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以召之如期而至 彙苑詳注

云宋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

某日詣縣皆 **使知養老事上** **化為孝子悌弟** 合璧

如期而至 設官部 縣令

張橫渠為巖令以厚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

高年會於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

苦元史云呂思誠為蒲縣尹劉智社民李想其弟盜

羊思誠叱之正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

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願見尹

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折居三十年復還同樊鎮

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罄丐食以判衫問髻又任勉

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之有婦人新寡者訴夫兄弗育已勉曰汝欲他適乎乃判

其背衫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他娶

聞之亦無二志又吳源深宰弋陽六年嘗從其僕問

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誅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詐

我也源深曰吾殊不覺耳安馴雉縱雀馴雉詳藝

有為民父母窺其子女者乎馴雉文類聚

獻徵錄成化間陳銅為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

小兒黏雀為嬉問知銅來相顧曰公必惡哉物命悉縱

去引舟昇輿彙苑詳注何易于為益昌令署距州

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緯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

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

趨去 又休寧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輜
民病之周德誠為令謂縣僚置一輜在廳彼不應索而
來索者為之不敢效燕 察大豪 汰冗役 又沈孚聞

商城令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輒
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因而借威福挾令長短乎
聞至預約束典謁一刺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榜百又伺
察豪過失即燕處恐悚小民鼓腹而遊 獻徵錄商城

既遠大府鮮約束隸卒籍民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字
聞一日汰六百人下令曰被汰而復入令庭者必戍其
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彼隸一而十之民十其害
使若為所欲為即十令也必戍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

奉三尺令庭 日食一升 不取一文 齊劉元明為山
鳥雀下矣 陰縣令政為天

下第一傳劇為代元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
酒此第一策 宋沈希顏知雩都公宇後妖禽夜啼希
顏書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十為官不取一文錢生平
不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
疹不生百 臥紙帳 挈酒瓢 獻徵錄云新安胡壽安
廢其舉 宰蜀新繁麗衣攝食如

設官部 縣令

韋布士嘗卧一紙帳題其上曰紫絲步帳簇春華卧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雅淡

之情樂可想見山堂肆考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脩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腰三

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變井

徒灘

彙苑詳注李錫為虞城令

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為甘

泉藟立館有三柳錫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於甘棠翰苑新書張逸徒知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柏

澗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澗從五里時人咸異之

毀叢祠

殺靈蛇

史元

劉宰為秦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宰請於州毀其廟斬

首以殉又云呂思誠令濬縣時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思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遂

道士雨亦隨至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宋司馬欣知遂昌縣留心撫字教化大行

有瑞蓮嘉禾之應山堂肆考吳在木咸平中知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頽

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瀛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

長皆潁川人 王允觀知江清縣軍民歌詠十奇

錢塘一葉清 徐

公三字訓

華亭葉宗行為錢塘令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侯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

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時呼為錢塘一葉清 獻徵錄徐九思令

句容生平不嗜肉惟啜菜佐脫粟又嘗圖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遷工部主

事深行兒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思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惟儉與勤及忍耳

於見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

原象雷

應宿 雷震百里縣令

象之分土百里 漢書云

生魚

展驥 范丹為菜蕪令清貧人歌

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 日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龐統字士元

劉備以為棗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之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 烹鮮 驅雞 善理人如

備大器之遂拜為治中 烹鮮 驅雞 善理人如

雞 繭 繭 絲 布 被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

哉 尹 鐸 至 則 損 其 戶 數 人 則 優 而 稅 少 簡 子 謂 襄 子 曰

謂 重 其 稅 無 以 晉 陽 為 遠 必 以 歸 之 所 謂 保 障 也 繭 絲

無 餘 財 以 布 被 蓋 尸 妻 子 守 哭 帝 嗟 之 賜 金 帛 視 家 泣

罪 容 姦 夏 方 為 齊 山 令 百 姓 有 合 將 加 捶 拷 者 方 向

管 城 長 令 縣 中 姦 吏 引 去 柔 教 曰 昔 丙 吉 吏 有 非 投

者 容 之 此 諸 吏 於 吾 未 嘗 有 失 安 得 去 皆 自 勵 也 黃 昌 為 宛 陵 令

巫 掩 盜 西 門 豹 為 鄴 令 事 詳 方 畧 昌 不 言 密 令 至

賊 家 掩 取 之 悉 收 一 家 一 請 試 詠 歸 馮 野 王 以 父

年 十 八 上 書 願 試 守 安 令 陶 潛 為 河 陽 花 彭 澤 柳 潘 岳 為 河 陽 令 樹 桃 李 花 人 號 曰 河 陽 柳 一 縣 花 陶 淵 明 為 彭 澤 令 門 栽 五 柳 不 刈 麥 益 畜 棊 宓 子 賤 治 單 父 齊 寇 來 至 魯 父 老 請 曰 寇 將 至 民 不 及 自 刈 請 民 出 刈 宓 子 不 許 季 孫 聞 而 讓

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使民樂有寇也魏畧曰楊沛除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饉

沛課民益畜乾樵收營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倉內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

荆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關田疇乾樵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長社令

立學校子路治蒲田疇開關晉范甯字人不欺

商露宿西門豹為政人不能欺鄭子產為政人不忍欺

令大小震懼外戶不閉王渙字稚子為河內

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及奕卒市皆哭王渙

為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過弘農弘農人設祭於路曰常王渙

時持米至洛陽為卒司所武城絃歌安邑口腹子

抄自王君來乃不見侵枉武城絃歌安邑口腹子

進豬肝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而累安邑哉遂去之

鍾離義刑卓茂禮教鍾離意字子阿拜瑗丘令有吏

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

設官部

卷一百一十一

縣令

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後漢
卓茂為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饋者茂問吏求否
曰自往遺之茂曰鄉里尚相饋遺况吏乎吏不當承威
取之耳民曰苟如是律令何以禁之茂曰我以禮教汝
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惜哉大者可論小
者可殺姑歸念之治密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蝗隨

督郵 稻生斥鹵

後漢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蝗蟲不
入界時督郵隨行蝗忽大至督郵去

其日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魏史起為鄴令以西
門豹舊渠引漳水灌鄴田旁終古斥鹵皆生稻梁

身祈雨 叩頭反風

祝長字幼卿為洛陽令是時亢旱
天子雩祈不感長乃暴身塔前引

罪自咎甘雨滂注人歌

王衍清談

夏侯多暇

王衍

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晉書夏侯湛為野
土令以郵憲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朝

野嘆其屈除

安陽立祠

汝陰配社

晉荀勗字公曾
為安陽令遺愛

在人生為立祠

白帖宋登為汝陰
令號曰神父及卒人皆配社祀之

增 留養

却薦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以遠為嫌今近矣復何辭純

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留養焉正德時壺關知縣吳傑清苦罕儷衣粗布之衣

使食脫粟之飯故人有欲以私薦之傑力却之曰清長

官菜知縣宋史吳獵徙林慮令縣依山民以蒐田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

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獻徵錄胡壽安宰新繁後圃種蘆

服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飲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菜知縣浚儀辱客洛陽

禁僧馬周未遇時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唐書賈島字闍仙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

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書自傷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

無差是刑罰中教化宋史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云無能事之

虛名有牧民之實惠獻徵錄劉彬為程鄉令九年考績方伯劉大夏署之云性

設官部

稟剛方有百折不回之氣 分安寒約有一塵不染之

操

昆明令賀朝用

縣令四

原罷侯置縣

崔寔政論云秦兼天下罷侯置縣

滅陳爲縣

史記云周定王時楚

莊王滅陳爲縣

漢萬戶以上爲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

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一百石是爲長吏

晉千戶以上爲令

晉令云縣千戶以上皆爲令不滿此爲長

從小

補大表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上置大縣令以表其能以

才堪治民以

參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有掾屬才堪治民者當以參選

大邑身之所

庇

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之其

為美錦不亦多乎

長吏親民之要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百里長吏親民之要也

治民重職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昔孝宗重治民之職

煩劇所鍾

抱朴

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

脩此三者

李康家誠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陸辯上曰

稱其

三善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比至三稱善于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

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

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

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

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

朞月化成

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

法令為師

漢書薛

設官部

縣令

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
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從其所問
不教戒惠吏職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

自有資材 仁義為治 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 不言
何可學也 仁義為治 以仁義為治 強扶弱

而治 漢書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 以德化俗 續漢
十餘谷口間其名不言而治 以德化俗 書曹

哀字叔通遷圍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 政化大行 東
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也 政化大行 觀

漢記云賀元遷 令行風靡 魏畧云時苗為 不任刑
鄴令政化大行 令行風靡 壽春令云云 不任刑

罰 後漢書云魯恭為中年令 不行鞭杖 魏志司馬朗
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 不行鞭杖 為當陽長其

政務寬惠不行鞭 三輔第一 世語張免除新豐 一
杖而民不敢犯禁 三輔第一 令治為三輔第一 一

州之首 蜀志云呂乂遷新都綿竹令乃心 沐並清名
隱邨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沐並清名

魏畧云沐並為成臯令 何隨清廉 華陽國志云何隨
在位有清名為眾所許 何隨清廉 除安漢令蜀亡去

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

高續漢書陳球遷繁孔奮清潔後漢書云孔奮守姑陳球清

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耳奮不改其操也

毛米不犯晉書勵身居正毛米不犯魏志崔林

無車馬單去留其犢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除鄔長貧

留犢與主簿曰無書京師傅子云劉鈞為潁陰相不是淮土所生也

惟有望織傷令而歸惟有望織不敢欺續漢

恭為中牟令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勅令還牛亭長仍不還恭嘆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共留亭

長慙還牛不忍欺官清淨吏民不忍欺也殷裒

設官部縣令

有異政

殷氏家傳曰哀為滎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也民為之歌曰滎陽令有異政脩立學校人復性

令我子孫

石崇有能名

王隱晉書曰石崇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

清

白聞於州郡

陶氏家傳云陶遂起家為龍陽長素有清潔之行其妻於月下紡績買紙筆寄之杜

絕請謁計日受俸聞於州郡

清廉訓於百里

龍遷魯令明斷朗然

獄無停繫安貧樂道內無儋石之儲門絕魚米之饋故清廉訓於百里仁惠洽於所莅黎元歛其德澤遐邇稱

其節

治有教化百姓懷附

續漢書鍾離意為堂邑令云云

脩德清

淨百姓以治

謝承後漢書陳寔遷太丘長脩德云云

書佐無事令讀孝

經

漢書王漁為洛陽令云云

吏好遊戲下車公謁

後漢書曰种拂拜宛令時南郡

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郵諸孤哀喪紀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

父卹其子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

撫百姓如赤子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遷堂邑令慎刑輕罰撫循百姓如視赤子

鳳凰集境

荀氏家傳云荀藐除

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之

鸞鳥集學

東觀記云

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官掾長沙疊為張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翔翔復上縣庭

屋十餘日乃去

虎即出界

益部者舊傳云趙瑀為緣氏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

虎皆

渡江

續漢書劉平為金椒長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政術治民虎皆南渡江去

百姓涕泣

續漢書云曹瓌遷陳留閤令愛民救死為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

男女號泣

崔氏傳瑗

字子玉為汲令遷濟北相卒官汲縣吏民男女號泣遂累石作壇春秋祀之立碑頌德也

巨先治

劇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樂恢剛直

續漢書樂恢除

守陽令在職剛直

朝歌稱神

後漢書云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
喪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誦為饗會悉賞其罪
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遂殺賊數百人又潛
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識有出市
里者吏輒禽之由
舉縣畏憚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
是駭散咸稱神明

京師肅清

又云周行為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踟躕京師肅清

盜賊省減

續漢書

書鮑昱為此陽

梁車以不慈免

韓子云梁車為鄴令其妙往看暮而踰郭

入車刑其足趙成侯以

尹敏以倉漏免

為長陵令以

為不慈免之詳姊妹

劉類託疾流聞州郡

北堂書鈔魏畧云劉類守尋令見門幹

二人皆有色好之無由乃託疾詐卧齋中佯

增虛堂

懸鏡

宋史陳良翰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

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
何術良翰曰無術但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以指畫

心獻徵錄云明徐甫宰為武平程鄉二邑令嘗
語人曰妄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
所賴

調停

唐音為緝澤令嘗言於太守曰上司各行所見未
嘗親視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為事所賴以調停其

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
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

惟知自檢

又弘

潘鏜授蒲城令愷悌予育不設厲禁有巨猾張某者好
敗官政或諷鏜殺之乃笑曰獨非民耶吾知自檢而已

矜卹孤羸

漢周澤為滏池令奉
公克已矜卹孤羸

代輸下戶

何易子
督賦役

不忍迫下戶或
以俸自輸租

懷附流亡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
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

燧薦均役他邑

遼史云馬人望咸雍中第進士為松
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

望請於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
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

用以事聞於
朝悉從所請

請紓稅限

宋史葉頤知上虞縣凡徭役
令民自推排貨力甲乙不以

付吏民忻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
戶租至庭親視其人咸便之帥漕令今歲夏租先期送

設官部

縣令

縣令

三

什之八願請少紓其期帥怒及麥大熟使民併戶元

民輸租反為諸邑最帥大喜許薦於朝文炳為藁城令使

示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董文炳曰為民獲罪

民聚口而居少為戶數眾以為不可文炳曰為民獲罪

吾所甘心由是賦宋史云宋陳襄字述古

敏大減民皆富完知仙居縣于正歲因耆

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亟來令歸

就學於是從學者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張氏

思三日又李燾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仕族張氏

三日復來迄于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陸先訓乎盍歸思之

人以此為恥又楊簡知東平縣興學訓

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人以此為恥夜

無盜警路不拾遺紹興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率

縣民隨出境弘治間周盛為沫陽令其治

外呼曰楊父盜者還遺以敷大務絕苛刻嘗有鄉人

竊其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

為羞鄰里如是貽之斗米而遣之居無何有遺物候還

者詰之乃向賂米盜也一縣

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

清水明鏡朱晦庵撰陳

良翰行狀公知温州瑞安縣或問公何術
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

清如水平

如衡

山堂肆考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
令人歌之曰葉先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邑

庭如水

翰苑新書云宋李燾知雙
流縣豪右斂迹邑庭如水

庭中常空

獻徵錄
云明初

凡仕都下者各為其縣擇令無錫縣有秦尚書與諸朝
官顯者十餘人為其縣得鄭海亭溥為令語民以奢敗
儉存一與民相安為寬平客或見溥坐縣堂從容不苛
庭中常空怪之問何能然溥曰惟不擾人以自累耳

鬼神破膽

彙苑詳註孔帖云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
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

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
我輩可以他境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神

鬼怕

獻徵錄云正德初王勳為涑水令清廉著聲有優
進戲御前者一鬼跳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

畏忽傳呼王勳來鬼急竄伏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
鬼怕由是勳廉名徵於內庭特詔旌異且令吏部移文

為天下
諸官式

所治者三

宋史云張錫為太常博士詔選能
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

設官部

開卷五頁

縣令

言

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

一判不移

山堂肆

贈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

不媚按君

錄徵

清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

移故民至今稱之曰丁相公一字判

錄徵

起鳳為杞令御史行縣鳳供張儉甚寒月爐炭竭弗繼

銜之出俸金自膳以風而鳳固自如監司召謂之曰按

君嚴重可令坐折足床乎鳳曰茲瑣事令安從得知監司

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

任刺何吾為若調簡可全也鳳對曰令即不可擔一肩

行李去耳調何為者

御史竟以不及去之

能按郡吏 宋史云李南公字楚

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

吏不

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

敢仰視 又云董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嚴於聽辭以恩

不

濟威未幾同列東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

不

視里人亦大化服於是流離漸還數年民食以足

為御史撓 獻徵錄何宏遷六合令嘗具獄上御史田頊

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罪矣頊竟薦之曰縣

令能不為御史所撓可
不謂賢哉人以是賢項
被刑耘苗
宋史云周堯卿入

高安寧化提點刑獄楊絃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絃就
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入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

之我又何怨絃
移家入縣
李衡知溧陽縣專以誠意

以所聞薦之朝
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任歷四年獄戶未嘗
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墾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

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
起旁邑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徽轉運使韓元吉等列

上治
盜戒不入境
畿內多盜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

而盜非天性也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
切誅之毋得貸於是羣盜相戒不入境
諭盜無入境

元史許義夫為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
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

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
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詞愿款賊遂他往
惜累

廉令
武清縣令姜勇時有巨盜陳著奉朝命捕獲下邑
獄賊黨嘯聚欲劫之日中奔突而至抵署前賊忽

設官部
縣令

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

累及廉令耳遂策馬去

母累賢父母獻徵錄劉諒為令鹽城淮賊喬

亮當道捕不獲喬籍鹽城責諒捕喬喬聞曰

丞尉均

均唐書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

自奉尤薄

山堂肆考宋蒲堯仁

知泰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

室中蕭然婦子紡

績獻徵錄湯陰人王勳少為諸生納粟入太學授涑水

競奢媼勳止饋酒醴劉瑾聞之怒欲加顯禍奄人有家

於涑者以勳清廉解之瑾俾邏者入其署覘之室中蕭

然惟巾帶掛壁婦子紡績耳瑾始信其廉竊以肉

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詭言令眾感劉之施也

舍蕭然襍被闔門龔起鳳崑山人嘉靖間為祀縣令其

出二分銀付小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

勝困皆遜官舍蕭然夜自襍被闔門而寢

相君至矣

宋史王旦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

江縣其廨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緋衣復出

陳希亮字公弼以殿中丞徙知鄆縣巫覡

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

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緋衣老人復出矣

京邑同領唐書

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及為御史按察京畿弟拯方為萬年令兄弟

同領赤縣人為榮

兩縣恐失

獻徵錄徐甫宰字鏡湖山陰人以舉人謁選出令武平邑當閩

粵之界山寇蟠結時撥城邑吏無寧驛他吏得此輒不欲往甫宰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就道至則拊循其民

歲餘遠近化之即數澤諸寇亦皆傾心向化人以計擒他盜藪澤一空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

與武平接壤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借甫宰督府為請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

來程鄉聞其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又奪之去也

萍鄉善政

山堂肆考張希顏景

德間為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廷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

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備葺田疇皆舉闢至縣則屢肆無賭博市肆不喧譁夜宿於邸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有善政也詠歎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

射洪第一 宋史云張士遜治鄆民遮馬首不得去於朝

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

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

伯華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岑

河朔三令

宋史劉摯字莘老嘉祐間甲科歷南宮令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一兩折

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從其議自是絹為

錢千三百綿七十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

魯公浦

合璧事類

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

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

導海永至邑下人以爲利號魯公浦

萊公柏

又寇準

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
比為甘棠謂之萊公伯
松關留鄭唐書鄭至道知

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
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篇尚存
嗣恭

賜名路嗣恭字懿範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
考績為天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緋衣銀魚山堂肆考云唐李頌學為武仙令
後渠既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
換縣皆

理漢書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潁陽縣大其令薛恭未
嘗理粟邑縣小無事其令尹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

恭換縣二人領
衆事不治蜀志蔣琬字公琰除廣都

後兩縣皆理
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
持冰鑑獻徵錄成化間

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比上考父老持冰鑑以送之曰某等且
罷里長山堂

老未見治邑平明如我侯者敢以為贈
宋慶曆時張揆知益都縣罷里長弗用而國
祖自輸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
烏程謠

元史云千文傳調烏程尹平反尤多異政治行為諸
州縣最韓鏞為浙西廉訪司作烏程謠以紀其績

設官部
縣令

廬山高

宋史劉渙為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

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年環堵蕭然饑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

秋

風亭

合璧事類寇準為巴東令有秋風亭準拆章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

其必

縣樓鼓

山堂肆考文彥博為榆次令嘗題縣樓鼓云置向漁樓一任過過多過少不知

他如今幸有黃網被擊出頭來早放衙東坡詩註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網被裏放衙

貸

饋士客

唐書錢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貨饋坐是得罪觀察樊澤視其

簿獨徵無有乃

垂白尚為百里

山堂肆考云宋吳靖表署掌書記

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駕鸞班髮已垂白尚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耶

治裝不滿一

車

一車微錄潘鏗為蒲城令丁父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車父老及諸生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廉吏

試

一縣自效

唐書裴行立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常

負殿

不得進

合璧事類云唐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

人豈以小疵棄大德耶擢監察御史

威姦惠鰥

又云柳渾為永豐令用重典以威姦暴虐太和

以惠鰥寡

盛德遺範

唐書云韋陟調洛陽令宋璟見之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此矣陟安石子也

慈於撫字明於聽斷

獻徵錄凍水令王勳

庭無煩冤野無凍

餒

黔陽令陳鋼

蝗不入境雨不出疆

永樂間王源為深澤令

羣吏

奴僕百姓妻子

厲昇為青田令青田在萬山中與閩接壤民貧以猜號稱難治昇治甚易蓋得

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

縣令五

原詩

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

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

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潘尼贈

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竒莅東阿桐鄉建
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
銘旣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

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
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
本自貧被裏恒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
後人 **增**唐杜甫會白水崔明府詩曰今日潘懷縣同

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
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又七月一日題終

明府水樓詩曰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
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
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棋

李商隱至裴明府所居詩曰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
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
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
伴灑煩襟 明高啟送石明府之崑山詩曰茂苑行春

罷攜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
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為有舶船通 又送何明府

之秦郵詩曰

何曾三
為縣令

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都荒不計

程一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
戍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歎息君來應有故鄉
情 又送哲明府之新淦詩曰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
城下楚帆開憑誰爲報清江吏麥雉鳴時縣令來 又
送梅侯赴錢塘詩曰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尚蕭
條盃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消重見花開非舊
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醜酒江亭看晚
潮 徐賁送張明府詩曰每喜論文久何堪又送行壺
深淹別酒歌短促離程水驛孤臨渡寒山半隱城潮生
知海近水落見秋清 又送葉知縣詩曰黃葦丹楓葉

落時水雲漠漠雁來遲秋風長是身為客已自傷心况
別離 貝瓊送朱質夫赴寧遠令詩曰萬里番禺自漢

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煙外山湧瓊臺雪浪
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
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王紱送張令詩曰作宰麻堤去

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臘釀多藤酒春
禽半竹雞到官應有便莫惜寄緘題 錙溥送蔣知縣

復任丹陽詩曰綠酒紅亭紫禁東不堪行色苦匆匆正
期霄漢登黃霸又見江湖復魯恭沙氣半蒸梅子雨浪
花初過鯉魚風道途跋涉須珍重自古循良簡帝衷

羅玘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詩曰出宰河源縣非
是黃河源維彼黃河源其名爲火敦華言星宿海或曰
此天根君能如火敦身高在崑崙塊視人間世此縣安
足言請將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令如君行行信魚
豚 鄭善夫送楊明府入覲詩曰雙闕層霄上三山滄
海邊雲達望鳧爲明府似神仙曲鼓離城調琴希清廟
絃煩君告天子百姓尚顛連 王穉登送孫明府知崇
明詩曰昔年芸閣侶鳧爲向南征官俸魚租入衙齋蚤
氣成問程看日出到海聽雞鳴地僻無官長何須束帶
迎 高啟送長洲陞吳縣令詩曰青山隔苑橋改邑去

非遙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
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袴謠 錢希言贈翁鄞縣詩曰
四明二百八峯盤霧閣雲窗綠玉寒不信謝郎爲縣令
三年騎馬未曾看

原

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太顯爲政建

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
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
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
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曖曖元路北至考城勸茲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

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耜申戒羣僚
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傅渾

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
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
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爲政也同厲秋霜
等惠春日刑不濫疎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
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攜
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顛顛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
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
惠我咫尺於以具瞻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

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
既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魯有垆斯記君有遺
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原贊

晉孫綽孔松楊像贊曰君德既純固基宇高邃荆

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溫恭篤誠善誘
勤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
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
冰澤侔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
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孫楚梁令
孫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

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增制唐李嶠授鄭仙客長安縣令制曰勅朝散大夫行鼎州長史鄭仙客識量淹通理懷沉正攝官無怠歷職有聲三輔名畿五方雜俗求人之瘼惟帝所難宜遷題坐之風俾試鳴絃之化可檢校長安縣令散官如故

原啟梁任孝恭辭縣啟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劉孝儀除建康令謝

啟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操彈渭城遊徼矜其獨勇清
路道奴固知難摺輕綏飛駕且見爲榮

增記唐李白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曰魯境七百里郡
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衝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
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
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夫人列土所以代變
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况
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
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塊北有如此焉公溫恭克
脩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

彌閒剖劇無滯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
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
無遊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嘯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
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
路任者昇其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
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
誦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
者也

增碑唐楊炯益州温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曰若乃左太
冲之詠史下寮實英俊之場稽叔夜之著書賤職爲老

莊之地孔宣父中都之小宰陳仲弓太丘之一官是以
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窗言偃則鳴絃東
武抑揚足以儀四海顧盼足以破三軍代有人焉於斯
爲盛公諱某樂安博昌人也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温
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面通秦越之鄉左右挾
巴涼之地風煙可接懸車束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
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經則有五千
餘里金城石郭還聞上代之風國富人安時聽中和之
樂於是乎龍泉獨斷龜兆旁求品命千名封疆萬戶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

設官部五十七

縣佐總裁

縣丞

主簿

縣尉

鎮戍關市官

鄉官

嗇夫

亭長

吏

小吏

故吏

屬吏

縣佐總裁

原

杜氏通典曰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

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

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後漢縣諸曹略如郡員

喬元為縣功曹事具部郡

從事篇又升光泥和為縣功曹

又五官為廷掾監鄉五

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後漢爰延字季平外黃令牛述禮請延為

廷掾范甯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

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

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

隋煬帝改縣尉為

縣正尋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其京四

縣則加置功曹為三司司各二人唐縣有令而置七司

一如郡置

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

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

丞為副貳

如州

主簿上轄

如錄

西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

事參軍其曹謂之錄事司并

司功以下六曹總之為七司

尉分理諸曹如州判司錄事省

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增

宋史曰宋制有丞簿尉凡

縣不置丞則簿兼丞之事縣不置簿則尉兼簿之事

遼金俱設

元制上縣丞簿尉各一人典史二人中縣

不置丞下縣如中縣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別有印

典史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各一人不

及二十里者縣丞主簿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典史一人

縣丞一

原杜氏通典曰縣丞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

史記曰詔

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建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後漢令長國

相各置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

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惟建康有獄丞隋及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赤縣置二人

增宋史曰宋初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

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

選充熙寧四年編脩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
二萬已上增置丞一員後罷置不一建炎元年詔萬戶
處存留一員餘並罷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續
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爲之貳縣丞管馬管河管
糧通紀曰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勸農
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七十三州縣江西
二十縣湖廣十州縣河南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
專理勸農

縣丞二

原桓譚

溫舒

白帖云桓譚字君山數言事忤旨出爲
安陵丞忽忽不樂道病卒又云路溫

舒為石苞邑丞

母失賢者

徒勞人爾

漢書曰黃霸為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

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即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如

淳曰許縣丞也

增長吏

閒官

山堂肆考云漢景帝紀縣

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是為長吏合璧事類云唐大中四年勅曰州有上

佐縣有丞簿俗謂之閒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簡靜

真清

事文類聚云柳宗元

武功縣丞廳壁記曰潁川陳南仲居是官號為簡靜夫亦難矣山堂肆考云唐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

州縣殿最必欲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倩真

頒宴賞

賜璽書

獻徵錄云周舟永嘉人洪武初由進士為新化縣丞在官

以廉謹聞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由是流民

歸者益衆以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詣關乞令再任上命復為縣丞仍令吏部宴賞而遣之又云武進

設官部

卷一百一

縣丞

三

縣丞劉亨有治行

具眼

慈色

宋史云謝深甫調崑山丞為浙漕考官一

如深甫者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

而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

周行滕壠呼老叟問疾苦慈孺之色溢於顏面所至民

歡迎曰父母來矣人有過當答惟喻以禮終不下鞭箠

卒於官貧無以斂邑民殯之及歸葬士民留其衣冠於

半塘側聚土葬

之名曰劉公墩

原佐邑

主刑

佐理一同

貳職

百里 貳子男之職

佐卓魯之政

增常平義倉之

賦受 丁口力役之簡稽

洪咨夔於潛丞廳壁記

秉正可比精

鋼 持已宛如良玉

獻徵錄巡按薦雲南嶧峨丞賀朝用

縣丞三

增風流不墜

山堂肆考云齊江敦字叔文湛之孫為丹陽丞表祭為尹嘆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

鉉刃不頓

翰苑新書云唐崔倕為臨晉丞處煩應猝鉉刃不頓

稱雨道晴

彙

詳註曰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

官稱雨贊府道晴

正心誠意

宋史云楊萬里中紹興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

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力請乃得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迺名讀書之堂曰誠齋

隨事及物

山堂肆考云朱子語錄鄂渚教官闕朱子曰某嘗勸人不如作縣丞隨事猶可以及

物事無淹夕

宋史云仇愈攝縣事剖法如神事無淹夕尚罷訟愈攝縣事剖法如神事無淹

夕民至懷餅

奪歸

又云仇愈為高密丞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

歸縣解時天寒皆燃火警守愈由他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他日愈方白事郡牙忍

數千人徑奪以

援裾

獻徵錄云吳履字德其蘭谿人為攝前疾辭有司舉於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

為丞儒者也易之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摘一縣

設官部

尚書百官卷一百一十

縣丞

驚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
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接丞福相爾汝弗責也
化俗翰苑新書云唐王義方賤吉安丞吉安蠻俗荒陋

吹籥而登降有尹為丞師初至官而尹王重至重江

序蠻酋大伏右宿學也見魯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對曰幼

從先大夫於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歿而學術隨落

今已為吏其奈之何尹曰丞無傷我為丞師可乎魯曰

幸甚因下拜執弟子禮尹乃與約每晨後當授丞以經

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何如魯喜見眉宇又下拜曰

謹受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尹喜曰丞才識已大

過人今敏學如此異日必顯庸為國名臣也魯字自

強廣西鬱林人由父蔭為新會丞陞知縣歷官湖廣左
布政使兼廣東按察使轉上言大計宋史云上虞縣
治廣西故稱曰三廣公云
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宇行下有賢德者視秩
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選處藩服疏入上大感
悟富益柔從而薦之召
用兵如神新會丞方弱冠時

經學

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破城殺戮無寧
日魯誓與民守築塞堡中立以捍東西寇之衝築輔城
以衛城浚外溝以衛輔城布鐵蒺藜植刺以衛溝人守
其土分殊死戰立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
絡賊至不得犯父老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縱囚自
皆陶丞之功陳白沙亦言其用兵如神也

歸

景苑詳註云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
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
臨請自當其罪乃令因請假召囚悉歸家耕種與之約

令歸繫所囚等倍感恩義至期畢集詣微臨由是知名
救荒實跡宋史云劉清之字子澄登紹興進士第調

救荒實跡

萬安縣丞時江右大侵郡檄視旱徒步阡

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悉得其實請均境內之地為八
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使大家得錢

細民得米兩適其便民甚賴之占氣遷丞山堂肆考

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占氣遷丞云相書占

氣要訣曰口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故唐張

著數年列岳葉苑詳註云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

設官部數年列岳十八數年而列岳謂僚屬曰公輩但守

清白何

丞負余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

憂不遷丞哉丞哉余不

不任事

山堂肆考云唐王績大業中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

負丞而丞負余

原縣僚

縣吏

主簿一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謂主諸簿目漢有之

後漢繆彤字孺公仕縣為

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

考苦毒至體生蟲螟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

免又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

乃復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

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劾以大逆處
晉亦有之他史多闕自漢以來皆令長自唐赤縣置二
人他縣各一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

監印給紙筆

增宋史曰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

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

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陝

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餘仍舊以尉兼從之自後川

蜀江南諸縣各增置主簿中興後置簿掌出納官物銷

注簿書凡批銷必親書押

文獻通考按補縣佐者曰丞簿尉而漢書百官志所載只

丞尉而已簿雖起於漢而志無之又丞尉雖皆縣佐而各有印綬簿獨無蓋古者官府各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監以至州郡縣皆有之

所職者簿書皆曹掾之流耳漢人所謂高士不為者御史府之主簿也

容齋隨筆言元豐令凡寺監主簿專以鈎考簿書為職不得與卿丞驛署文書然則主簿之官雖在

雄要之司猶為卑賤而况縣乎觀後漢繆彤為令証枉及考城令王渙署仇覽為主簿事則主簿之在漢其視

設官部

綱目頁卷一百一

主簿

六

縣令猶掾吏之視使長安得與丞
尉等後來以簿先於尉非古義也
金制中縣而下以主

簿與尉通領巡捕事下縣則不置尉以主簿兼之明以

主簿職巡捕

主簿二

原職司符印 主掌簿書 糾察 準繩 糾職周禮

勾稽 鴻漸之資 鳳棲之位仇覽字李智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

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

不罪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漁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所托他時論道巖

鄭非主簿而誰乃以月俸 李宣不為 仇香無援汝

咨遺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先賢傳曰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為主簿表不樂為吏於寺門焚燒衣幘云云 仇香學通三經然無

知名之援鄉里之舉
年四十召為縣主簿

增矮屋下

高士軒

山堂肆考云唐張象

登科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抬頭不得遂

棄官去彙苑詳註云宋朱熹為同安主簿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令甲內凡簿所當為大書揭之

不敬以屬吏待

歎其後時

翰苑新書云唐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

使於郡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客舍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客色衰於主簿吏部員外郎蔣欽緒與魏知古盧藏

用偶見題壁謂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歎後時邪欽緒考琬策遂入高等

少鷹鷂之志

陳留

者舊傳云仇覽考城人年四十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時考城令河

內王煥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何

敢躁進

宋史曰吳淵初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

置尉欲以此處君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強

張樂旌能

又曰趙賀舉毛

設官部

開益頁為卷二

主簿

詩及第補臨胸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

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

胸父老張樂迎賀賀準使散藏錢元史曰元至大元年

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散藏錢胡長孺轉台州路寧

海主簿大德丁未浙西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

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

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

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

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

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
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
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偵悍卒又曰民荷器糞田
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
主名民來訴長孺佯怒其誣
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
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
隸杖而償其器
偽為商人又曰有銅巖惡
少年狙伺
其行事多類此
官不能擒長孺偽衣商人
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
驛卒躡其後長孺至巖中
人突出要之長孺方游辭
以謝
驛卒俄集皆成擒俾盡
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
械繫洞主獻徵錄云洪武
戊午徐均為肇慶府

陽春縣主簿瘴癘崑崙險洞豪雄據爲奸利縣官至受顧
指少忤觸之輒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往視莫大老叱
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病居家宜就見叱曰若化
外亦民伍也亟令來見不然且屠戮大老恐懼乘板輿
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誦伏熟視論遣之即伺其語有異
而府符下問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必來劫獄戒吏士操
鼓角自帶劍挾弓矢披甲大嘯大老二子各將其衆來
聞有備莫敢前詰朝昇雨上瓜安石榴十數枚致饋皆
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械繫大老送之府中後
府官竟受賕釋之均欲補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
陽江授易宋史曰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進士爲
縣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
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
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
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乃授易而終焉後雍卒
以易名世酬唱又曰梅堯臣字聖俞用父廕爲河南主簿
引與酬唱時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年友
一府盡傾山堂肆考云宋吳江主簿李衡投効拂衣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

設官

自造自白卷二

主簿

八

衡不忍以敲扑迎合

挽令偶坐

宋史云司馬池中第授永寧主簿與令相

惡池以公事調令令南面踞坐不起

清主簿

又云冷應徵寶

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簿即以廉能著

名士

又云湯漢字伯

有訴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

紀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於朝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

希堅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差信

州教授又兼聞人五代史曰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

象山書院長

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

簿領乃有是人

翰苑新書云宋

范質王溥以其間人不當佐

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

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

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

仁獨異之曰簿領

中乃有是人耶

主簿乃若是侈宋史曰廖德明乾道中進士第歷官

廣東提點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

明行縣簿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

主簿乃若是侈邪必

貪也於是追還薦章

唐三傑山堂肆考曰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與晉陽簿

富嘉謨新安簿吳少微皆以文詞顯名稱北京三傑武功簿與萬年主簿朱光廷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

宋三傑

又曰宋程伯淳主鄆縣簿張山甫主

縣尉

一 典史 附

原杜氏通典曰縣尉漢諸縣皆有長安有四尉分爲左

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

盜賊案察姦宄署諸曹掾史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

夷犯塞

洛陽有四尉東西南北四部曹公爲北部尉是也

魏因之晉洛陽建康

皆置六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

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介幘北齊郡縣置三

尉隋改爲正後置尉又分戶曹法曹

說在縣佐篇

唐初因隋

制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加上表論事後爲尚書右丞武德中復改爲正七年

三月復改爲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

上縣二員萬戶以上者增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戶以上者增一員中下縣一員佐史以下各有差

增

文獻通考曰五代久廢尉不置盜賊鬪競則屬鎮將宋朝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賜與主簿同其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二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用選人 續文獻通考

曰元丞簿尉外置典史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又別置尉主捕盜之事別有印典史一員明不置尉置典史一員爲令屬

縣尉二

原命 卿

仙尉

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中下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

白帖云梅福字子真爲南昌尉故謂之神仙尉

增 仙吏

香尉

翰苑新書白氏六帖一命

仙吏又云神仙之吏

山堂肆考云述異記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

少府

判

司合驛事類云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貽華陽李少府唐時縣尉多稱少府

宋王陽休爲台州黃巖尉

人稱鐵面少府

山堂肆考云判司即縣尉也唐武德中赤縣置尉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故曰判司

春蘭秋菊

黃綬青袍

翰苑新書云唐裴子餘補鄆縣尉時周烈李商隱程行謀

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學知名或問三子優劣於

陳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山堂肆考云岑參

送麴少府詩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又送張少府詩

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陳子昂送徐少府序黃綬位

輕青雲 厭卑劇 謝廉慎 唐書云員半千擢高第歷

史云金劉煥為任丘尉縣令貪污煥每規正 回身

之秩滿令持杯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 回身

步行 山堂肆考云商則任廉丘尉性廉潔縣令丞多貪

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縣尉更動手百姓何容

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皆動手縣尉止回身 太平

御覽云程堅字謀甫為北陽尉 代役 拔萃 唐書云

貧無車馬常步行郡間給事 縣民城奉天嚴節為京兆

弘正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 且疾不敢免信請代役時

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 宋余清字安道為人

高其義 合璧事類云宋余清字安道為人

質直剛勁為贛縣尉書判拔萃 改將作監丞 彈琴詩

藥 據鞍讀書 又云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畧好論辨

武后稱制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不言彈

藥 據鞍讀書 又云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畧好論辨

武后稱制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不言彈

琴蒔藥如隱者之操 彙苑詳註云江休復字鄰幾進士起家為藍田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

人求 得之 方平與符 老人陳牒 山堂肆考云東漢桓帝時王方平降蔡經家有

陳尉詣門乞見方平使前行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乃以一符與之曰此不能度

世止可以讓災治病存君本壽出百歲上陳尉果至一

百十歲 又云唐張旭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復來旭厭其煩詰之老人曰見

公筆勢奇妙欲以藏家耳 聰明尉 台輔器 又云唐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

此舊文也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善文也奉古由是知名時姚挺

益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邪他日持麈畧示之奉古一覽便誦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唐書云婁師德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 瀉瀉灘 射鴨堂 山堂肆考云唐河南伊

台輔器也 有入臺省者水中先有小灘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時牛僧孺為尉一日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

設官部 縣尉

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
鷓鴣僧孺祝曰既然有灘何惜瀉瀉言訖俄有雙瀉瀉

飛下不旬日召拜西臺監察御史合璧事類云唐孟
郊為溧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東坡題縣尉水亭詩已

作觀魚檻仍姚武功楊臨賀進士第調武功尉善
開射鴨堂

詩世號姚武功又云楊憑貶臨賀尉所善客徐晦者
字大章第進士為櫟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敢往候

者獨晦至藍田慰錢宰相權德輿稱之朝李夷簡遠表
為監察御史海過詢問所以舉之由夷簡曰君不負

楊臨賀肯原一命寸祿馳聲南昌宣威北部
負國乎

增協贊鳴絃之化 式資綵棒之威 子真忠謹之

氣名著列仙 通泉志氣之高 文成寶劍翰苑新書 三緊

官事文類聚云西京雜記拾遺立緊評事出紫赤尉坐

為三親民官合璧事類云宋仁宗至和間山陽尉李

緊官宗怒百姓詠蝗抑令食之提刑孫錫劾

之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慰

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斥之

肆考云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縣尉宋太祖

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召三銓選人有樂為尉者東面立

選人特試宋史云

如此令驅之出是後樂為者眾矣

子儀為館陶尉還會詔知制誥楊

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

中口十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

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

能著里人饒光輔

直言得尉宋史云咸淳中牟應龍

國應龍對策直言考官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

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

耳無愧也 應對如神太平御覽云唐盧莊道為長安尉太

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翌日太宗召囚莊道徐以

設官部

尉

三

驚歎 無出人上 合璧事類云唐高宗時劉延祐弱冠補

秋甫爾而有美名宜少 有憂天下心 彙苑詳註云寶

自抑無為獨出人也 有憂天下心 元初有明州慈

籍縣尉裴明允調儻不羣雖處下 典史登鼎元 堂別

集云明曹鼎以泰和典史運糧至京乞會試 單言折

獄 唐書云李程字表臣擢進士宏辭調藍田 荒政畫

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翻判京兆狀最

圖 宋史云袁燮字和叔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

常平使羅黜屬任賑卹變命每保畫一圖田疇水道

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尤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

為都合都為鄉台御為縣徵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

以此為 霸陵尉 太平御覽云漢李廣夜一騎出從人

荒政首 秣陵尉 又搜神記云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

下 秣陵尉 又搜神記云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

陵尉遂死及孫吳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

羽扇侍從如平生吏見驚走子文進馬追之謂曰我當

為此土之神以福汝民
汝宣告百姓爲我立祠

縣尉三

增詩明張羽送蕭縣丞朝京詩曰天官妙選待才賢茂
宰清明衆所傳漠漠去帆衝暮雨蕭蕭行李似當年透
逸客路朝京口迢遞王程在日邊爲說烏程民吏待金
陵酒美莫留連 羅玘送趙縣丞之任招遠詩曰海上
羣山魚立頭待君單騎入登州颶風夜半驚批屋蜃氣
朝來看吐樓諺數漫從羣吏睨耳真聾有府公留寅賓
出日今何處好與乘閒款款遊 王穉登送陸丈移官
海豐丞詩曰官舍有餘清無言政未成頭從潮上白水

在橐中輕過魯無魚食歸吳借馬行簿書期倘暇一問

濟南生

以上縣丞

高啟送孫主簿之德清詩曰

孫善琴

山水

西秋城君行思已清道逢迎吏拜田雜戍人耕地遠知
邊信家貧稱縣名應移一琴去相和長官鳴 又送曾

主簿之平樂詩云路出桂江東鄉音想未通蛇飛山苦

霧鵬運海多風木魅嘗欺客花蠻少學農縣廳何處在

榕樹晚陰中 又送黃主簿之湖州歸安縣詩云我歌

柳惲詩送子南汀發山城逢社雨綠樹啼鶯歇留連孤

艇遲惆悵雙瓶竭高士尚爲簿休慚府中謁無事坐閒

廳彈琴看湖月

以上主簿

羅玘送萬典史之黃岡詩曰城

脚更無地門開直到江縣樓對魚市驛舍接船窗鳥立

藏蛇竹蟻綠繫馬椿聽琴還聽笛不是故園腔

以上
典史

劉仁本過楓亭驛和周草庭巡檢韻就寄詩曰餽糧千
里又南征笑犯弓兵擁將星汗血沙塵前後騎驛書烽
火短長亭天連閩海團團白山繞彭湖點點青遙望環

峰三十六將軍晏坐對滄溟 劉炳寄賈文彬巡檢詩

曰故人爲別動經春野渡維舟送夕曛銀燭照窗秋聽
雨角弓懸壁晚看雲山城旗影中流見草閣書聲隔岸
聞江漢茫茫多舊識猶能俎豆說將軍 高啟送潘巡

檢之閩中詩云京師到閩海秋色幾程餘莎柵山兵守

榕林島戶居曉衙雞應鼓晚邏騎隨車清世原無盜將

軍好讀書

以上巡檢

鎮戍關市官

源杜氏通典曰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唐

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

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顯職鎮將後周之通班今以其卑賤與

隋制同故舉隋而已

權文獻通考曰宋制諸鎮監官掌巡邏盜

竊及火禁之事兼徵稅權酷則掌其出納會計鎮寨凡杖罪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續文獻通考曰元置

戍守萬戶府等官明不設其譏察諸務則有府州縣衛所巡捕官及巡檢司

鄉官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

矣

鄉老管萬二千五百家

次有州長

二千五百家為州

黨正

五百家為黨

族師

百家為族凡師者帥也

閭胥

二十五家為閭凡胥者有才智之稱

鄙師

五鄙為鄙

鄴長

為鄴

里宰

五鄰為宰

鄰長

五家為鄰皆不命之士為之

皆鄉里之官也大凡

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理云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

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

風俗通曰有秩者言其官才有秩

秩

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漢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則減

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

者一人

特制孝悌力田官而置其秩
欲以勸厲天下令敦行務本

後廢至文帝十二

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

官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百石

鄉戶五千則置有秩

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平其差品三老掌

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

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

又有屬鄉主
民收賦稅

里有里魁民

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

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

晉縣五百戶以上

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

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

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畧吏四人 宋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 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

州都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而自調用理時事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置州縣鄉官 唐凡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爲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

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
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
綠衣執木笏天寶七年詔父老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
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
將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

掌焉

增

文獻通考曰宋以後至明鄉官不置皆為職役

嗇夫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制鄉有嗇夫

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賦也言當消息百姓均

其賦役

職聽訟收賦稅漢因秦制後漢鄉小者縣置嗇夫

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

其差品晉百戶以上皆置鄉鄉置嗇夫一人宋十亭爲鄉鄉有嗇夫所職與秦漢同

嗇夫二

原

扶助縣國

交州記云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爲鄉有鄉則有旅今之嗇夫是也鄉之爲言境也言

在人境域之中是社稷之臣非王所置故言鄉也夫之爲言扶也扶助縣國無自專之威爲主民之吏當愛人

故言嗇也

聽訟收賦

漢書百官表詳通典

得休不歸

續漢書云鄭元少爲鄉嗇

夫得休不歸常詣學宮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常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

三統九章算術

仁化大行

後漢爰延字季平爲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也

廉平不苛

漢書曰未邑少時爲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不爲

苛擾

殷氏世傳云殷勤少年爲鄉嗇夫省徭役賑貧乏嘗登孤寡不爲苛擾民皆愛之

得民

設官部

嗇夫

嗇夫

七

歡心

後漢書云第五倫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民之歡心

問民得失

會稽典錄云鄭

弘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弘問民之得失深異之

東鄉嗇夫龍負昇天

裴淵南海

記云龍川縣傅羅為東鄉嗇夫有龍潛於川後負嗇夫昇天因以龍川名其地

虎圈嗇夫從

旁代對

史記張釋之傳云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門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

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無賴

亭長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漢亭及官

皆依秦制後漢亭有亭長主禁盜賊

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

半司奸盜亭長持一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後漢陳寔字仲弓為西門亭長又仇覽為蒲亭長詳主

簿又先賢傳曰逢萌字子康為縣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

去之至王莽時解冠掛東都門而遁魏晉無聞宋制同秦漢

亭長二

原宿會之所

風俗通云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亭中民有爭訟吏留辨處

勿失其政也案顏師古曰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一亭之長

又云亭長

者一亭之長率也陳楚宋魏謂之亭父齊謂之師

舊名負弩

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為亭長或

謂亭父

舊名亭員

亭長舊名亭員後改為長

習調五兵

漢舊儀云亭長習調

五兵五兵言弩戟刀劍鎧也

求捕盜賊

續漢書百官志

艤船以待

史記云烏

江亭長艤船待項羽孟康曰附船著岸曰艤

募食去漢

漢書云韓信從南昌亭長食亭長妻

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

寄聲謝趙

又云趙廣漢嘗記召

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

設官部

亭長

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

漢因曰還為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

不忌卿厚意分平喜任史記云任安為亭長邑人俱出獵

曰任少卿龍壽殺蒼梧女宿漢書云蒼梧女子蘇娥行

分別平也婢致富取其財物埋置樓下交趾刺遊徼殺涪令妻

史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益部耆舊傳云王純為郿令犂亭有鬼每殺止客純直

入亭止宿至夜半有女子稱冤曰妾涪令妻也過此亭

亭長殺之妾十餘口埋樓下奪取財物亭長

今門下遊徼是也其旦召問遊徼具服其罪

原石苞販鐵

朱師送書

王隱晉書曰石苞為縣吏乃販鐵於鄴市傳云朱師為

吏効力夜送軍書觸

鄭元常詣校官

馮良恥在廡

冒山阻一郡所知也東觀漢記曰馮良少作

役讀經家貧無資縣中嘉之吏得休不歸家常詣校官

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

理之所出賈誼新書云吏者理也理之所

出也福歸於君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功最於吏福歸於君也理乎百揆楊泉物理論云吏者所以助萬機理百揆民有三

勤也楊子法言云民有三勤也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善也德

胡子云善為長子孫漢書云武帝之初著巾靖以魏

吏選舉令云開小負青幡務木委吏孟子云孔子嘗為委吏

獄吏史記云以千削木為吏漢書云畫地為牢期不

刀筆之吏王儉儒吏論云彼刀筆之吏豈萬人愛

之鬻子云民者至卑者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

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百賈畏之漢

萬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

云尹翁歸為市吏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有勸農之名無賞罰之實

王祭務本

論云末世吏有勸農之名云云

兼人之吏未易得也

漢武選舉令云

本

胥吏

睿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薛稷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素無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

具瞻之美

代計吏

唐書云張行成以隋資為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

少習吏

事

宋史云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趙普為從事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

始

為吏胥

通紀云况鍾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本部主事進郎中宣德朝擢蘇州知府

授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

門資為吏

宣宗時于琮以門資為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顯獨

器之 置吏不精

唐書云李吉甫疾吏員廣由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

品麗襟存無事之名食至重之稅所以生人日困冗食日滋

防禁下吏

明宣宗問廷臣誰可

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遂陞右都御史

吏

多避免

宋史云三司補吏率以賢進多恣橫及雷有終知監受署者憚之率多避免

折節

讀書

又云陳恕字仲言少為縣吏折節讀書

祿命奇術

續文獻通考云萬祺江西南昌

人少遇異人授以祿命書及吏辦銓部多奇其術景帝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問棋對曰帝在宮何事也

求遂刻期復辟蓋

吏汚文書

尚書夏原吉在戶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

為墨所汚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持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汚上命易之一時士大夫唯量推

原吉

召吏示狀

通紀云顧佐為都御史吏有遭笞者摺撫其過謂受卑隸賂放歸悉具名

姓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士奇曰朝廷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卑不得遣半歸使備

所用卑亦樂得歸耕官卑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承樂以來如此上歎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

訴者曰朝廷用一好官輒為小人所排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俾自治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

命我治後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州縣吏

唐書云穆宗以

設官部

官部

吏

温造爲太原宣諭使召見辭曰臣良吏又云權懷恩

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爲尚乘奉御

馭人安羅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清

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清

吏又云張元素仕隋爲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城執

也建德命釋之健吏又云崔日知與張說同爲魏材吏

挺調義與尉號材吏又云第琦少以吏幹宿姦老吏

又裴延齡領度支素不善財計納賄吏舞文吏

乃廣爲鈞距取宿姦老吏與謀唐書

云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郾縣吏有納賄書

舞文二人同繫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書

小吏

原翁歸文法

王尊史書

漢書云尹翁歸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又云王尊少

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為獄
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
之

曹著廬山配女

吳龕浮石為妻

祖台之志怪云
建康小吏曹著

為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潛
然垂涕賦詩序別并贈繒織之物述異記云武帝小

吏吳龕得一浮石取置床頭
化作一女端正與龕為夫妻

幼未有用從容在職

韋昭

辨釋名云門下之吏當作三
綱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也

張既畜好刀筆

魏畧曰
張既世

單家富為人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
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
大吏有乏者輒給
與以是見議焉

許嘉持劍抱火

先賢傳云許嘉為
郡小吏常持劍抱

孝廉越壇歡語而別

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舉孝
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

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
與結友而別後真亦舉孝廉

秀才頓亭指語箋體

王隱

晉書云劉官有亭民舉秀才刺史箋久不成官指語箋
體然後成秀才語縣令曰劉官公掾之精者何況為亭

設官部

同蓋頁函卷一百一

小吏

三

民令召為門下小吏

增小吏累勞

唐書云孫伏伽以小吏累勞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言

三事高祖大悅以為治書侍御史

左藏小吏

宋史云周世宗時張美少善書計初為左藏小

吏以強

誠遣小吏

唐書云陸象先按察河東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以可杖象先曰

幹聞人情大抵不相遠必責者

郎吏匿奏

宋史云雍熙時推官馮佺屢表

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

邑豪李益好事為郎吏所匿不得達

故吏

原避席

同升

漢田蚡起為壽人皆避席魏其侯為壽故吏賓客避席餘皆半席胡廣字伯

始凡七為三公故陳蕃李咸並為三司每朝會蕃等每稱疾避廣時人榮之見本傳

任安不去

桓元見泣

漢衛青日衰霍去病益貴門下故人多事去病惟任安不去桓元年七歲服終州

府文武吏辭其叔父冲撫元曰此汝家故吏元涕泣被面

令復君臣

每同朝會

世說云向雄為河南郡掾公事不畢太守劉淮答之後
俱在朝不相往來晉武令復君臣之好雄曰臣於河內

不為戎首何好之有帝從之
太守時書佐何祗數年後為廣漢太守每朝會祗次洪

朝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
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也
增分掌財賦 從給筆

札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效後二十年韓洵元繡裴

也 王繼英少從趙普給筆札普再入相繼英名隸中

書五房院時真宗在藩邸選為導吏太宗召見謂
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 忝

府辟 權德輿作杜佑誌曰德輿嘗忝府辟晚 真相知

事文類聚云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化基及化基

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

急詠大失望於是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後化

基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
不慮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
成其德耳詠聞之始以化基為真相知也

說官部

世說新語卷一百一十一

故吏

三

屬吏

原如賓

見母

孫寶字子嚴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署為掾進見如禮賓

以官屬之禮嘗迎於大門引入見其母也

登車

入被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冲騎兵參軍從行遇雨下車

縣令使逸送客遇寒雨沾濕凍甚還遇令不在遂解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加刑逸曰若不暫温必凍死豈借

一被而殺一人故

謂師友

教拜起

嚴謝為穎川謂

朱博為琅邪守門下掾貢遂者儒拜起舒徐

問馬未

知買牛不與

王徽之為桓冲騎兵參軍問卿所生何曹子猷搔首曰似馬曹又問馬死多少

曰未知生焉知死後漢朱暉字文季為郡吏太守阮况欲市牛暉不從及况卒暉厚贈送曰前有所求不與

不敢以貨汚君德也

名參下吏

職隸外臺

帖白

增奉行文書

拏問僚屬

唐書云劉晏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

徑自拏問之語既宣

原統攝僚屬

僚吏長吏下列

未嘗名

鄭當時未嘗名吏與

案舊令

蓋寬饒字次公左遷衛司

馬先時拜謁衛官嘗為繇使市買寬饒案舊

後漢范景拜河東孝王相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待

正服與不脩謁殷仲文選東陽太守何無忌甚重之

遲之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面折官長邳暉字君

無忌為薄已大怒遂中傷之

陽歎請為功曹十月饗會歎教曰西郡督郵繇延天資

督善事官長任延字長孫為武威守帝戒曰善事官

上下雷同非陛使吏盡清唐武后時蜀史資暴姚

下之福帝曰善

所容貸后降璽書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請自逮

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惟濤為兼之

捕宋史云周顯德初郭崇出鎮澶淵卒仲甫掌書記崇

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逮捕鞫之吏故稽其

獄仲甫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

召三司使對崇政殿又云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使李

計司利害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賜溥耕當問奴織當

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

問婢又云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

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

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

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

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恕三司使陳恕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